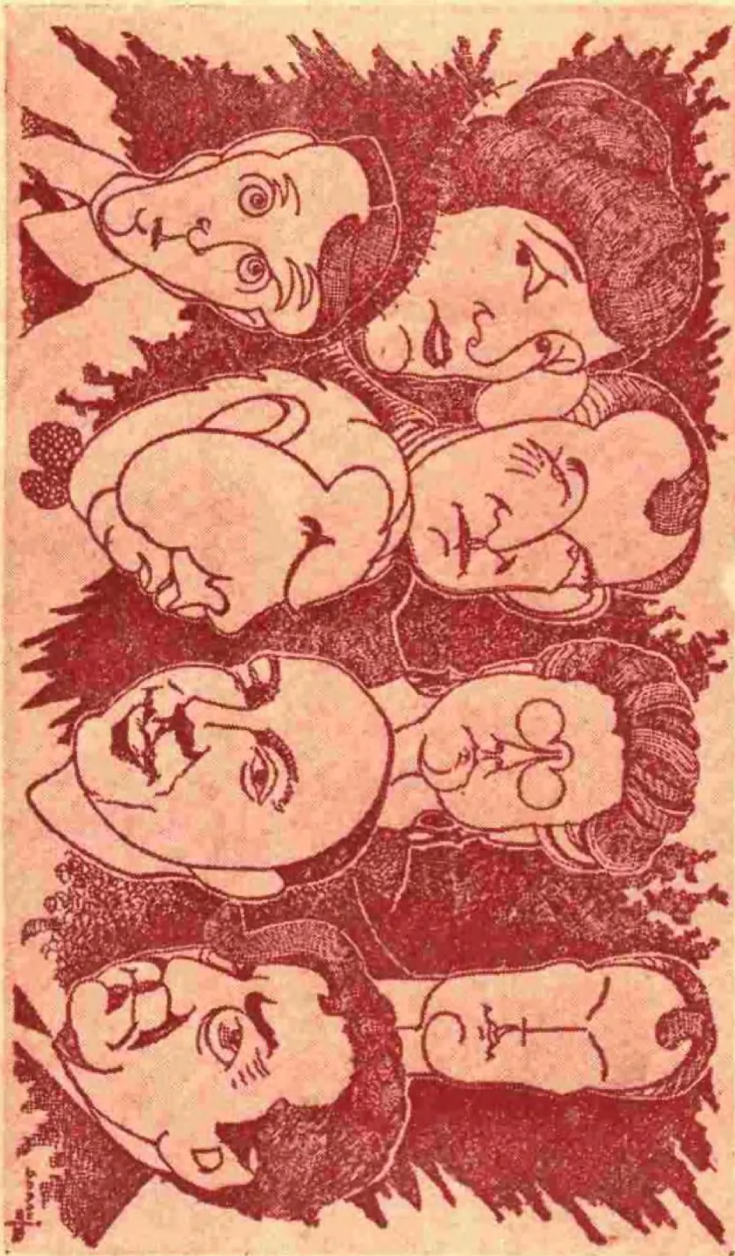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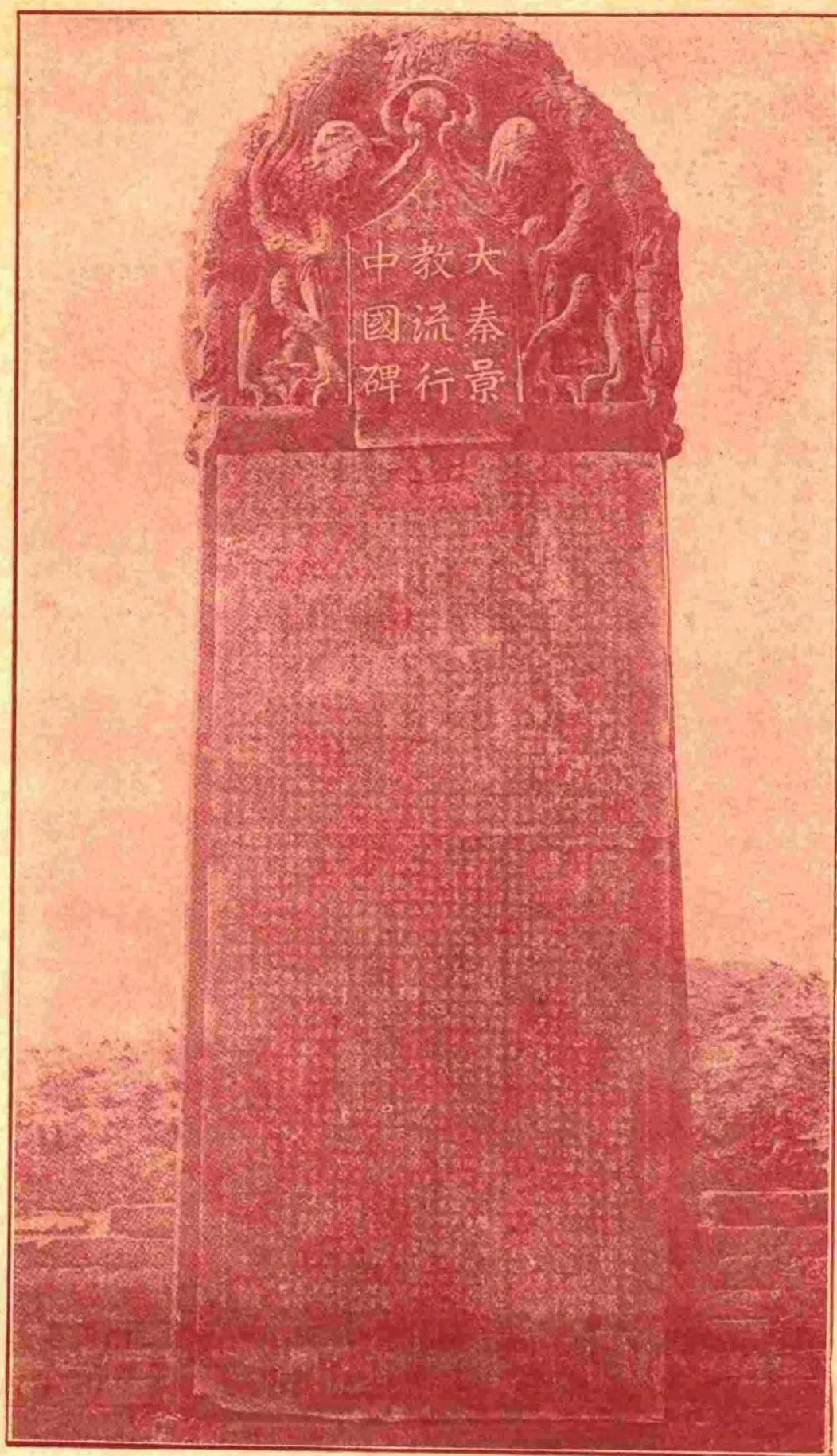


現 美 國 文 人 滑 稽 畫 像



- | | | | |
|----------------|--------------------|-----------------|-------------------|
| 人夫頓華 | 德禮胡 | 士女爾威羅 | 爾伯喀 |
| Edith Wharton | Harold Bell Wright | Amy Lowell | J. B. Cabell |
| 斯易路 | 色來杜 | 索巴多 | 生德安 |
| Sinclair Lewis | Theodore Dreiser | John Dos Passos | Sherwood Anderson |



大秦景
教流行
中國碑

學衡第六十三期目錄

插畫

現今美國文人滑稽畫像

參閱穆爾論現今美國之新文學篇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參閱中國文化史

通論

韋拉里說詩中韻律之功用 Paul Valéry “Adonis”

吳宓譯

穆爾論現今美國之新文學

Paul H. More “The Modern Curr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吳宓譯

文學與玄學

序論 第一節 眞善美與存在 第二節 一與多

景昌極

述學

中國文化史 第三編〇第一至五章

柳詒徵

文苑

還黑石山詩

吳芳吉

弗堂丁卯詞

姚華

通

論

原书空白

韋拉里說詩中韻律之功用

吳 宓譯

按韋拉里 Paul Valéry 立論之宗旨及態度。已詳見本誌第六十二期所譯登之論「理智之危機」篇。大致注重理智。無論對何問題。深思密察。務求真知灼見。通徹透關。而不爲古今成說俗見所囿。但其思想之材料。則力求通博。包括一切而無遺漏。由綜合之工夫。以得精確之結論。誠可爲吾人所取法者也。其「雜俎」Variés 一書中。又有評拉豐日 La Fontaine (1621—1695) 其像

誌第二十三期插畫 之 Adonis 詩一篇。即以此詩名爲題

略謂世人多以拉豐日爲怠惰悠游之人。放浪形骸之外。浮沈夢幻之中。日與麋鹿猿鶴爲

羣。樂天忘機。偶然興之所至。提筆作詩。純出自然。不假思索。故其詩多山林之美。而富煙霞之趣云云。殊不知此類見解。乃極謬誤。若細考之。則知拉豐日者。治生雖拙。作詩則苦。雖無功名之念。而凡所著述吟咏。則務極精勤。其爲人傳誦之「寓言」Fables 雖寫鳥獸。而實寓當時法國朝野上下各種人物之性行。非涉世經驗宏富。觀察深刻者。何能辦此。至其 Adonis 詩。長至六百餘行。韻律精嚴。尤須苦心組織。慘澹經營。方能有成。韋拉里氏於是推論文學創造之原理。謂凡偉大之文學作品。皆以理智構成。即描寫夢幻及瘋狂。亦須以分析之理智逐步造作。求模擬之似。而非縱任一己之想象及感情所能致者。近世浪漫派以下所謂藝術須出於自然。但憑一己之天才。爲無意識之表現。所得便爲佳作者。實自欺欺人之語也。且文學中之規律。尤不可不遵守。規律乃所以助成天才。不可比於枷鎖。今世之無韻自由詩。但求破壞規律。脫除束縛。直與作詩之正法背道而馳。所得者不能謂之詩也云。

查韋拉里氏此篇中所論關於原理之處。以資考鏡。吾國之效鑒西方自然的創作及無韻自由詩者。亦可廢然返矣。

又接英國今世文學批評家羅素 John Middleton Murry 於所著論文集「隨筆」Pennington 一九二三年出版 中講凡今之文學雜

誌介紹新出版之書籍作品。別無他語。而但謂作者富有天才。Genius 其書頗具詩意。Poetic 者。此書定必惡劣不足觀也。又英國

今世詩人諾伊斯 Alfred Noyes 著「近世詩論」Some Aspects of Modern Poetry 一九二四年出版 一書。謂詩以聲音之美為主。而

聲音之美必寄託於韻律。今世之詩學革命家。破除韻律。侈言天才。於是聲音之美全無。而所作者直不成爲詩矣。試以古之大詩人之作。與今之無韻自由詩較。孰具天才。孰爲佳詩。不待辨而明。然則天才必需韻律。乃成佳詩。反是則妄。以上二人之說。應俟另篇譯述。茲略及之。以其可與韋拉里氏之論互相發明耳。編者識。

（上略）心思簡單之人。不能爲政客。固也。浮遊夢幻。心思旁鶩者。亦不能拼合字句而成精美無上之詩。作詩。決非夢想之事。欲作詩。須精心研究。力求一己思想之圓活。步步犧牲。無窮辛苦。且卽作詩。描寫一己之幻夢者。亦須以清醒之頭腦。澄明之心志。爲之。如欲模倣昔日一己夢想中迷離矛盾之情態。使一己之靈魂浮游於今所憶及往時縹緲愉悅之境界。如枯葉之飄然下沈也者。亦非極端專心致志。不爲功。非是。則所欲描寫之境界事物。不能得見也。蓋精確之描寫。及文筆均與夢幻正相反對。藝術作品之佳者。必作者曾大費時間精力。常妨止一己心思之馳騁。乃能成此也。最美之事物。只存於幻境。創造云者。不外由幻卽真。（如攝影然）由流動紛亂之影像中。乘機攫取其幾微之媚態。之清容。之定相。使固定而存立於永久。此極艱難之事。非遊戲消遣也。所欲攫取者愈隱微。不可捉摸。則愈當專心致志。使流

動不居之影像常若在吾眼前者而後可也。

(中略)吾人所見之印像雖極清切。而以文字表達出之。則迥乎不同。雖文賦云。恆意不釋。物。文不達意。即是此理。此種差異。於有韻律之詩爲最大而最顯。請略論之。

自由乃一柔媚之女神。足爲人蠱。而其害詩人也尤甚。自由之說。若甚新奇而中含智慧。易動詩人之想像。於詩人之缺點則代爲掩飾。而常炫誘詩人。使共破棄古來陳腐無用之規律。而順從靈魂及聲音之自然節奏以爲詩。其說幾無以難之。顧自由之爲物。與「粗率」「不經意」「密相關聯」世間頗多具有韻律之舊體詩。率爾作成。油腔滑調。誦之亦頗順適。然中實無物。千篇一律。此類之舊詩。乃與彼無韻律之新詩。同一可厭。雖新舊門戶各別。互相對立。此之所美乃彼之所惡。然此二類之詩。其無價值實相等。蓋皆自由之產物也。徘徊於二等之間。吾誠不知所擇。雖云各有理由。惟人所好。然吾獨觀於從古至近今之詩人。自願造出種種規律種種枷鎖。遵從而無違。其事殊可稱羨。何以行之千百年而無忤者。至今日乃始嫌其侵害詩人之自由乎。謂此種規律悉皆有害無益。則何以古來詩人均遵用之而無異言乎。豈古之大作家。心志極自由極廣大者。竟迷誤相承而不悟乎。近自論理學衰。人皆喜爲弔詭矛盾之言。姑仿效之曰。「是蓋由人之天性喜作偽。」然此解答猶未足以釋吾疑也。

另有一事。吾亦不解。今世之所謂詩人。好創立新體裁新韻律。或一人而創數種。於是體裁韻律之類別

乃比詩人之數爲尤多。試觀今世之科學界及實業界方趨向統一。採用同一之標準。同一之度量衡。更以法律條約爲之保障。而詩人之所爲。則反乎是。各以己之所爲所好者爲一切之標準。一若己之身體。己之節奏。皆足爲絕對之模範而已之耳。己之心遂可測量世間之聲音。時間而無誤者。其結果。則詩人所作之詩。能了解而願誦讀之人甚少。卽有強爲之解者。亦未必能得作者之意。哀哉彼詩人也。世固有誤解作者之意。而反使原文增其價值者。亦猶破污之鏡。或足使醜人之像變美。然苟主張作者。讀者之間。不宜有隔閡。誤會。卽謂須使讀者能明作者之真意者。則當承認詩必需有一定之韻律。彼舊體詩之格律形式。雖近於機械。然遵而用之。大可減少上言之危險。卽使讀者能了解作者之意思。是已。至或謂此種種格律形式太過專制。則試問吾人之言語。文字。文法。句之構造等等。何莫非專制。何莫非束縛人之自由。乃獨不嫌於詩之韻律。何耶。參考閱本誌第三十三期柯克斯論藝術家及公眾一稿

且此類形式及規矩。實自有其價值。請試言之。夫作舊體詩。固須強勉遵守嚴密而無理之規矩。致有種種損失。然韻律句調。亦能引起諸多幽遠而新奇之思想。有失亦有得也。今卽謂茲所引起之思想。半屬無用。可以增益此詩之美者。僅其他一半。二者相消。結果爲零。可置不論。今卽謂詩人心中本有種種美思。美意。美詞。祇以韻律句調所限。不得已。屏棄勿用。盡作犧牲。損失極大。可爲痛哭。然而且勿哭。請畢吾說。則知前所視爲損失者。實乃利益。其間並無絲毫犧牲。聞吾說者。遂將轉悲爲樂。此固哲學家之所有

事歟。

今試以雕刻爲喻。搏陶土爲人形。備極精巧。然聚此類偶像千百。終不如一大理石雕像之能表達吾意中之美。何以故。以搏土易而雕石難也。蓋土柔鬆而石堅硬。雕刻家以鑿向之。彼石則頑強抵抗。一若不願像之造成者。雕刻家乃益不得不辛勤致力。像中之一口一臂。費時至不可計。雕刻家以鑿擊石。至千百次。砉然有聲。其每一擊均足使所成之像變形。於石之碎屑斷片及微塵細粉飛揚之中。美麗之像逐漸產生。是故此人與石相鬪爭而求勝之。而以時間爲其工具。所欲成之像。譬猶其所戀之美婦人。方在酣睡於未來之中。此人乃匍匐近前。強呼使醒。更修飾其緣角。徐使成爲吾有。此美婦人卒乃由混沌之世界及渺茫之意想中現形而出。植立吾前。若斯之美也。又若斯之堅而不可磨。歷劫而能永存也。而其生則由雕刻家一時之思想。堅持不放。孜孜用力。奮心苦志。卒以有成。成之愈艱難。則愈可貴。凡偉大作家常思創造一種之物。與己之精神相似而更勝過之。其美至不可解。比己之精神更爲純粹堅貞。在世界中更有價值。然後方爲滿意。但當創作之時。此作家有時精力彌滿。有時懈怠敷衍。自亦不能分辨。然於所成之作品中則皆可見之。作品乃作家善惡得失短長之明鏡。作家心之所欲爲者。力皆能爲之。然其力之所不能爲者。其心固亦未嘗欲之也。作家於此事雖云自由而無全權。嗚呼。作家正以此事如是。艱難乃可使汝勉強用力。不至粗心敷衍。率爾作成。彼石如是之堅。不受汝鑿。汝遂卽失望。汝之心冷。汝

之志灰。汝之意阻。汝或且以訓練不足。必須如汝意立得效果而不能奮力戰勝困難。雖然。汝當從吾教。勿以此石爲堅。彼土之柔與蠟之滑均不可用也。汝但當勇猛進行。不久即知此格言之深有意義。曰「美者常在虛無之域。得之便非美矣。」

詩中韻律之功用。正以吾人出言。下筆太過輕易。遂特設此種種嚴密複雜之規矩。作爲抵抗之材料。忽來此心外之物。禁止吾人不得率意行事。乃可得佳詩也。此種規矩必須強半無理。使吾人憤怒不平。否則其功用失。奉行此規矩。遵守此韻律。然後作詩者。乃失其自由而免危險。乃不至信口吟成。乃不至徒有意思。徒具印象。而昏沈醉夢。坐失良機。使其心目中已成之美人形像。逃逸而去。未得擒獲。夫所思者。皆能見之行事。此惟神爲然。吾儕既生而爲人。只有辛苦致力。行其所能行者而已。詩人於飄忽之詞句。深微之比興。應急起力追。雖云力弱。亦當奮勉。使音韻與意思合而爲一。以清醒之心智。造成迷離之形像。有如白晝作夢。夢中所見。真幻相接。乍離乍合。是一是二。不可分辨。是故詩人應具恆心。而毋急躁。窮年累月。淬厲琢磨。所思所望。亦勿甚廣大而空泛。庶幾可有成耳。

時至今日。更無外力如朝廷之命令。父師之訓教等。強迫作詩之人。遵守韻律。然詩中韻律及其他規矩。必須遵守者。以其能確定詩人表現之絕對世界之範圍。以吾所發見其中之新意義。而謂韻律規矩爲不可廢也。詩不能藉口而出。語言文字之外。又有此種種規矩。似屬多此一舉。然吾人既已造成此種種規矩。則必寶而

用之。且亦不必企圖改良。不必另造他種規矩。此凡詩人所當知。所當爲者也。或謂韻律等規矩非出自然。乃係人爲。有類國家之法令。斯固是矣。然作詩讀詩之人。遵守此法令。其快樂並不因而減少。其感情亦不因之消滅。凡此規矩。皆衆人之所公認贊同。且以歷久遵行而愈增多者也。不見彼賭博中規矩之繁雜爲何如乎。從事於此之人。遵守無違。而皆興高采烈。一若視吾注所下。或東或西。盆中之骰亦將爲之轉向者。其中之吸引力及盈虧之關係。恐非專治磁力之物理學家所能洞見。方其賭興正濃之際。專心致志。幾同入魔。視此種種。若固有之。及一局既終。離座而起。則此種種亦均消滅而不復存。回思前情。有如夢幻。而人之所以高出於禽獸者。則以人獨能以夢幻爲真也。

讀者其勿誤解吾旨。吾非謂詩人不可追尋「冥漠之快樂」。吾亦知常人每以一顰一笑一言一動之感觸。而忽憶及已往之百千境界。百千情事。咸可爲豐富之詩料。然自有文學以來。絕無有由偶然之發見。或意外之回憶。而造成藝術作品者也。

吾僅欲申明詩中之韻律及其他種種規矩。似若專橫。然遵而用之。則可見其中所含之至理。此等枷鎖。羈勒能常緊束詩人之天才。使不至一刻放縱。怠惰而率爾粗心吟成劣詩。世之俗人見此劣詩。輒妄贊曰。此其思想甚美。殊不知思想之出於自然者。其渺茫無定而不易索解。不亞於猜謎。思想亦必須整理就範。乃有價值也。

是故詩乃以苦心作成。並非出之自然。詩人須就其思想感覺之全部中自由選擇。昔者神固嘗以佳詩錫吾人矣。然僅止一次。此後之詩。悉待人之自作。而所作者。須能與神所錫者比並而無愧。是則非運用其人所有之思想經驗而專心致志以赴之不可也。（下略）

穆爾論現今美國之新文學

吳 宓譯

按本篇原文登載美國「論壇」雜誌 (Forum) 第七十九卷第一號。(一九二八年正月號) 題爲 The Modern Curr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作者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爲美國現今數一數二之文學批評家。提倡人文主義。曾任紐約國民週報 (Nation) 及紐約晚郵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文學編輯。又任卜林斯頓大學及哈佛大學講師。生平著述甚多。而以 Shelburne Essays 批評論文集凡十一卷爲最有名。近年專心致志。取希臘文化哲學之精華。參以一己深徹敏銳之見解。成「希臘宗傳」Greek Tradition 之巨著。分爲五冊。第一冊名「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一九一七年出版。第二冊名「柏拉圖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Plato 一九二一年出版。第三冊名「希臘季世之哲學」Hellenistic Philosophies 一九二三年出版。第四冊名「新約中之耶穌基督」Christ of the New Testament 一九二四年出版。第五冊名「基督之道」Christ the Word: a Study in Neo-Platonic Theology 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均美國卜林斯頓大學出版部印行。牛津大學出版部代售。欲窺西洋文明之實際及享受今日西方最高之理想者。不可不細讀以上各書也。

又按穆爾先生與白璧德先生齊名。本誌以前各期已屢述及。讀者諒已稔知。此篇末段列舉美國新人文主義派之作家。推白璧德先生爲領袖。而於穆爾先生自身則毫不提及。此足見先生之謙德。又白璧德先生之高足薛爾曼君 Stuart P. Sherman 極關重要。茲亦不言及者。以薛君已於前年秋間逝世。而此篇所列舉者以生存之人爲限故也。讀此篇者。祈先取本誌第五十七期薛

爾曼現代文學論序讀之。至此篇所言美國今日文學之弊病。與中國今日之文學大致相同。可爲借鑑。然亦有不同者。是在讀者分別審觀。茲不一一指出之云。

又接近來傳述白璧德先生之學說者。有以下二篇言之甚爲確當。【一】英國新標準雜誌 (The New Criterion) 第四卷第三號。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登載孟孫君 Gorham B. Munson 所撰白璧德爲今之蘇格拉底論 The Socratic Virtues of Irving Babbitt

【二】英國十九世紀雜誌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第一百零三卷第六一四至六一五號。一九二八年四月出版。登載李查

芝君 Philip S. Richards 所撰白璧德之新人文主義 Irving Babbitt : (I) A New Humanism; (II) Religion and Humanism 此二篇爲英國之人而作。與本誌第十九期所譯登之馬西爾君「白璧德之人文主義」一篇爲法人而作者。用意正同。雖互有詳略。而於白璧德先生之學說並能得其真而攝其要。讀者可參閱之。知白璧德先生之人文主義已漸行於各國。而吾國之人研究享受。益不容緩矣。譯者識。

本篇題目及範圍。係論究今日美國文學中之所謂新派。參觀本期插畫第一幅。現今美國文人滑稽畫像。故於工力最深之小說家華頓夫人 (Edith Wharton) 及聲名最著之詩人魯濱孫 (E. A. Robinson) 福羅斯特 (Robert Frost) 均不能論及。此諸人者。其地位及成績已爲衆所公認。然不能謂爲美國之新派文學家。與彼宣告獨立而專務反對舊文學者異其趣。華頓夫人之小說及魯濱孫君之詩。固皆敘述美國之生活及近今之情事。然其思想及體裁均無異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學。至福羅斯特君之文體雖甚奇詭。然

其人之精神實與新英倫文學宗派中之舊作家如 *Joel* 女士及 *Freeman* 夫人等相同而無所別異也。

以此之故。於彼大多數之作家。成書極多。而甚受社會歡迎者。今亦不能論及。此中如 *Booth* *Takington* 之頗能自樹。如 *Hamlin Garland* 及 *Meredith Nicholson* 雖平凡而無瑕可指。如胡禮德 *Harold Bell Wright* 之書銷售極多。其名騰於衆口。而嚴正之批評家則鄙棄不屑齒及（予獨竊賞此君之作可云例外）者皆是也。

吾人對於以上兩種作家。無多可說。僅可云此諸人者。常有新書出版。其書之工力有深有淺。其書之文辭有美有惡。其書之內容則或寫此地或寫彼地之風光。人之讀其書者。只爲娛樂消遣。平日亦不多談論及之。至所號爲新派之文學家。則不然。其人數雖微。而喧闐擾攘不休。世人如或漠視之。則彼中之勇者。情甘犧牲。特作成一書出版。以奇特淫穢動人之耳目。於是。有司提議禁止行銷。社會中人乃紛紛尋求此書讀之。而新派遂又喧騰人口矣。

新派對於文學藝術之主張。雖自詡創造發明。而實則追步效顰英國之新派。而英國之新派。又模倣法國或俄國之新派。由巴黎傳至倫敦。已閱二三十年。由倫敦傳至紐約。更閱二三十年。此常例也。如是。又何新之足云。惟有一事。係美國之新派所自創。即專務攻訐新英倫之清教徒。（*New England Puritans*

及其精神不遺餘力是也。彼英國之新文學家亦常鄙笑維多利亞時代之作者。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今之後生尤好詆前修。然從未有如吾美國新派文人之甚者。彼輩血脈憤張。苟有對於昔日波士頓諸文學宗匠表示些須之崇敬。或略溯舊文學之淵源者。則怒不可遏。幾將逞兇用武而後快焉。

夫具同仇之心者。其團體之結合最堅。新派文人於所主張雖多歧異。而於其所反對者則極爲一致。彼輩以反抗並破壞美國之國性爲共同之目的。故能自成一派。而有別於歐洲之新文學家焉。夫美國自建國以迄今日。所可以代表美國國性之文學作品。僅有新英倫之清教徒如愛瑪生 Emerson 耶法羅 Longfellow 羅威爾 Lowell 惠體爾 Whittier 霍桑 Hawthorne 索魯 Thoreau 等人之著作。雖其宏大精嚴之處。不能與歐洲文學中之傑作相比。並然亦自有其價值而具特長。新派文人固亦知之。而乃一概攻詆。思欲破除之以爲快。彼之所取者。惟阿倫波 Poe 與惠德曼 Whitman 一家。於近今之作者則推尊 Stephan Crane 氏。豈非異事哉。

細究新派文人力求推翻新英倫文學正統之原因。蓋有三焉。(一)曰褊狹之地域之見。文學與政治同。彼西部各省 Oshkosh 與 Kalamazoo 等地之人。傲睨自喜。以爲吾所生長之鄉村。亦可爲世界文化中心。較彼清教徒所居之大都會(波士頓)何多讓焉。其心固不甘居人下。然跡其所行。則此諸地之文人。以及芝加哥城中之文人。其稍稍成名。足以自立者。則莫不急急東徙。奔赴紐約城中而居住焉。紐約

者。億萬人之所聚居。而實等於無人之境。居民皆係他處遷來者。於此經商。於此食宿。於此死而葬者。極多。然實各不相謀。五方雜處。語言淆亂。意大利等國語流行。而純粹之英語幾於無聞。故來自田間之文人。多樂就之。而遷至波士頓者則無一人焉。

(二)曰。誤謬之愛國心。或謂昔日波士頓之諸大家。愛瑪生等。其文化學術得自外國。其著作中所用之文字。悉力模倣倫敦之英文。未免爲他人之奴隸。於是新派文人。本其愛國之心。力求表現自己。行文逕用美國之方言白話。以造成一種特別而新奇之美國文學。此其志固甚可嘉。然與事實相反。蓋新英倫之詩人文士。其著作之外形。雖力遵文法之成規。與藝術之定律。然其精神。則正足表現其時美國之國性。非若今之新派文人。專以摧毀國性爲能事。新派倡爲解放之說。破壞種種禮法規矩。使道德與宗教蕩滅無餘。此豈美國之國性耶。今日他國之新派文人。亦盛倡此說。吾人追步其後塵。又何獨立自尊之可言耶。

(三)曰。對於宗教道德之反抗。十九世紀中葉之清教徒作家。亦嘗有反對舊日宗教中之信條與儀式者。如愛瑪生。卽以不滿於其教派枯燥無味之禮文。棄其牧師之職而不爲。然愛瑪生之徒。固皆植品礪行。以道德爲世宗尙。其著作中充滿道德宗教之真理。無殊古希臘之史詩悲劇。近今反抗宗教道德。則已成爲風氣。其主張態度亦人各不同。有以無宗教無道德爲生人最樂之境界。於是造爲「宗教主義

「道德主義」等名詞。以爲攻擊之目標。生活及藝術中。均不許有宗教及道德之存在。偶有見端。則奮力排除之。不使有萌蘖再長之機而後已。此一派也。有謂道德宗教。對於人之實際生活。均爲有益。然與文學藝術之原理無關。人生縱有一定之規律。藝術則爲藝術而存立。不宜牽混於一處。此又一派也。是故提倡文學之自由與解放者。本非一致。然以同仇之故。遂隸於一旗幟之下。攻訐清教徒。反對道德及宗教。又使藝術與人生分立絕緣。彼輩鄙視新英倫之清教徒。而實竊取其獨立自尊之精神。但誤用之耳。

就大體言之。新派文人又可分爲二類。一曰審美派。二曰寫實派。二派有時亦互相牴牾。茲分論之。

【一】審美派。審美派以近年逝世之羅威爾女士 Amy Lowell 爲領袖。女士於詩之技術造詣頗深。然於作詩之方法。則多因襲而少創造。無韻律之自由詩。爲一時風尚。女士遂亦效顰而趨從之。初學美國之惠德曼。繼又摹倣法國形象派 Imagism 之新詩人。然此尙不足云自創。女士必欲矜奇立異。乃造爲所謂繁音散。又 polyphonic prose 之體。此體實本於法國詩人佛阿氏 Paul Fort 之說。惟佛阿氏所用者。乃舊詩中之音律。而女士則以「雄辯式之散文中之紆徐流動之音節」代之。女士云。「所謂繁音散文者。乃如樂隊合奏之音樂。其調非若自由詩之簡單諧和。而繁複多變化。」女士之計畫頗大。方其初出之時。績學之詩人亦嘗重視之。至其終局之成績。則直無可言者矣。

今後羅威爾女士如能長保其聲名必係由於其所作舊詩之佳而非由於其繁音散文之新製。此事之無可疑者也。女士於舊詩確具工夫。不乏琢磨光輝之佳作。苟不肆意創立新體。則其成就實不可限量。女士之天才蓋爲其學說所誤者也。女士生時頗負盛名。其離奇怪誕之行事亦津津爲人所樂道。然女士在文學上之影響殊甚微細。今已漸歸消滅。不但女士一人。所謂自由詩者。今已爲極新派之文人所唾棄。某大學二年級學生以不道德之文學主張被校中勒令休學。此君嘗告予謂彼自由詩大作家桑布氏 Carl Sandburg 以芝加哥城中之「煤煙與鋼鐵」爲作詩之材料者。今已死去。其所作新詩已無人讀之矣。

審美派之新文學家其著作今猶爲人所喜讀者當以喀伯爾 J. B. Cabell 爲最有名。喀氏乃一奇人。初未知名。旋以其「甲根」 Julien 一書出版。政府當局認爲有傷風化。嚴禁發售及郵遞。美國智識階級中人思想簡單。以爲凡官廳所禁止者必爲藝術上之佳作。於是立奉喀氏爲文學界之殉道者。而其名遂大顯。至該書之價值如何。甚不易言。亦有博學能文之士稱贊此書爲不朽之傑作。推喀伯爾爲現今美國第一作者。而大多數頭腦清醒之人則謂此書毫無足觀。喀氏乃一性喜自炫之妄人耳。以吾所知。今日極新派之少年皆不稱許此書。然彼輩於本國之文學一無所取。僅取 James Joyce 之 Ulysses 小說。以作者非美國人是則新派少年之去取固不足爲評判之標準也。

此書中所敘之甲根。乃中世之才子。能詩。以當商爲業。其後得魔術之助。夢中返老還童。重度一生。看破一切。恣意所欲爲。蓋人生哲學之寓言。而以神奇魔幻之情事寫出者也。世界各國之神話奇談。均網羅入書。作者自謂已窺破人生之秘奧。無所依戀。無所信仰。遣詞用筆。一主冷峭。而常流於淫蕩。蓋合許賴 Maurice Hewlett 與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之法而一之。故作明白淺顯之文筆。而造成極繁複極凝鍊之作品。吾讀此書。覺其前後頗不一致。偶得一章。甚喜其內容之佳。感於人事之無常。深心久思。而得智慧。言之若甚曠達。其心乃愈悲苦。吾讀至此。方恣欣賞。乃其下忽轉爲粗厲之音。雜以俚文鄙詞。出其小慧炫人。則吾對作者。頓爲失望。而謂作者之學。似博而實淺。作者之藝術。似巧而實劣。書中之優點。亦皆常見而不足道者也。讀「甲根」一書。每覺作者之天才學問。均過人而未獲施展。評者之稱賞其書。蓋以此故而予。則頗疑此書之見賞於多數人。祇因其以柔麗之筆。寫淫蕩之情而已。

除「甲根」一書外。喀伯爾君又曾著成互相關連之小說多種。譽之者至謂駕巴爾札克 Balzac 與左拉 Zola 而上之。巴爾札克僅敘法國拿破崙第三帝政時代之社會。左拉亦只敘 Rougon-Macquart 一家之淵源。若此美國勿吉居亞省 Richmond 城中之作者喀伯爾君。其想象力之偉大。乃非彼二人所及。予今引約克曼君 Bjorkman 所作喀伯爾小說全集之序中之言曰。「喀伯爾君小說中之所敘述者。自其幼年時代所經歷之環境起始。細溯一社會團體之根底。歷時與地。窮源竟委。遂能造成諸多恢奇動

人而又合乎情理之人生片影。表明人類命運相關之道。苟按其次序。將各書一一研讀。則可完全洞見血統遺傳之事象。自中世直至最近三四年爲止。彼巴爾札克之書。僅能寫一地一鄉一時之情形。又未能著其變化之跡。豈可與喀伯爾君如斯宏大之著作相提並論。云云。予謂約克曼君此說。直是譏言。喀伯爾之小說。固甚巧妙。間有諷世嘲俗之語。亦可玩味。然細究之。則皆小慧而已。不足爲偉大之徵。今乃謂其勝過巴爾札克之人。間全劇 *Comedie Humaine*。如此顛倒錯亂。足證約克曼君於藝術及人生毫無所知。然今之慧黠之報館中人。概皆如是。安能於約克曼君而獨深責之哉。

喀伯爾君所著各書中。予最喜其「*Beyond Life*」一書。喀伯爾君於此書中自述其對於文學之見解。與彼寫實派之所言所行者正相反對。此書前後美惡不均。書中之隱居之小說家。乃喀伯爾君自寓。其人博學而性殊怪僻。寫來頗似傀儡。無甚生氣。然其口中之議論。則甚正大。其言曰：「詩與小說。乃以一種預示之魔術。使活動之幻象。顯露於外。而鼓舞人心。俾日趨於高尚之目的者也。此種活動之幻象。卽世人所號爲奇蹟豔史者。並非虛無之物。苟作者能將人生之根本事理。本諸己之所見者。而確切寫出之。則可近於人生之真諦。而幻象卽成實在矣。是故藝術作者。乃人生之先導與僧侶。吾人心中皆希望世間之事物。不止如現今之實在情形。而能有勝於此。能合乎理想。所謂種種奇蹟豔史。卽表示此種願望者。人生到處皆爲此種願望所驅遣。作者苟能明見及此而寫出之。則已進於神明

之域而篤信上帝矣。」

精確細密之讀者。或將譏喀伯爾君誤將觀念與理想併爲一談。未加分別。蓋透過浮表之現象而直窺物之本性。是曰觀念。以不滿於現實世界之情形之故。故意造作種種美麗之幻象以掩飾之。是曰理想。然今世蹈此失者甚多。非止喀伯爾君一人。今世之求逃脫卑下之悲觀主義者。往往趨於僞柏拉圖主義。以聖陀亞那教授 *Dostoyevna* 之盛名及大手筆。且爲之倡。蓋皆誤以理想爲觀念者也。觀於喀伯爾君之論奇蹟豔史與人生道德之關係。即可知之。喀伯爾君取亞里士多德之格言。謂文學中所描寫之人生。不當爲實在之情形。而當爲理想之境界。斯固是也。凡真正之古學派文人。未有不進蘇封克里氏之理想戲劇而細尤里比底氏之寫實戲劇者。卽未有不贊成喀伯爾君之說者。然試問其所謂理想之境界者爲何。喀伯爾君則曰。「所謂善惡。乃美術上之慣例。而起源於浪漫之觀感。此事之不容疑者也。」又曰。「愚人之所稱爲道德者。持與美較。則相形見絀而不足重輕。非道德不足重也。以其在美術上之價值渺乎其小也。」是故由喀伯爾君理想之境界之說。則是世間人之爲惡犯罪者。雖常有種種之痛苦。而小說書中所描寫之人物。則可恣意爲惡犯罪。而結果仍甚快樂圓滿。姑不論此說獎勵人之爲惡。豈合於真理實事耶。喀伯爾君之言。僅足以破「道德主義」及「宗教主義」。不足損傷道德。然喀伯爾君以人生之真與文學藝術中之美。劃分爲二。各不相關。如是爲之。則文學藝術中。決不能有莊嚴。

切摯之情感。此其失誤之關係重大者也。

羅威爾女士與喀伯爾君爲吾美國審美派文人之領袖。而二人皆生長於東部。以保守著名之通都大邑。皆出身名門貴家。皆受高深教育。此事之甚足注意者也。羅威爾女士爲博學之詩人 James Russell Lowell 之族孫。哈佛大學校長 A. Lawrence Lowell 之胞妹。以世系論。固麻省昔日諸大名賢之嫡派也。喀伯爾君之家亦爲勿吉尼亞省之名族。在威廉瑪利大學畢業。復在該校爲希臘文教授。試問今之新派文人能通希臘文者有幾人哉。

【二】寫實派 新派最激進之文人。所號爲寫實派者。則正與以上所言者相反。蓋皆生長於美國中部。Kansas 至 Ohio 諸省之小邑。少時並未受真正之教育。雖自奮於文學。而缺乏歷史環境之陶鎔。故所造均不深。其中若路易斯 Sinclair Lewis 生於米乃蘇達省之 Sauk Center 地方。曾在耶魯大學畢業。獲得學位。然其人智識粗淺。尙不如杜來色 Theodore Dreiser 之奔馳於芝加哥之市街。或蹀躞於各地之公立圖書館而成其學問者。且不如安德生 Sherwood Anderson 之粗識文字。亦由天惠而未嘗入學。未嘗讀書者也。

寫實派文人又有多巴索 John Dos Passos 者。生於芝加哥。畢業哈佛大學。受法國作者及西班牙之易班乃士 Ibanez (1867—1928) 之影響甚深。就知識及藝術論。其著作不能謂之粗淺。然就其反映人生。

之處觀之。則此君之著作實爲最劣下者。其「紐約電車站」Manhattan Transfer 一書。甚爲人所稱道。然此書內容亂雜無章。專寫紐約城中卑下污穢之情況。以今世流行之語說之。此書乃直接表現人之「流動之意識」而甚得其真者。吾則謂不知稱此書爲污水溝中之爆發之爲愈也。

以上歷敘新派文人之出身。予非敢自詡名貴。亦非存地域之見。（吾本身亦籍隸中部之一省）蓋以其與該派之主張及著作至有關係。因此而成爲一種特性。致與今世法國英國之寫實派截然劃分。研究批評之者。不可不注意也。寫實派之中。以杜來色君勢力爲最大。杜君與安德生君並爲該派之代表。故今於杜來色君之平生。請更詳論之。

幸哉此事非難。蓋杜來色君與其同派之作者。均自視甚重。以爲茫茫世界之中。我爲第一主要之人。於是其著作小說也。處處藉書中人物之姓名。以表現一己之性行。且進而撰作自傳。以詳述我之歷史。杜來色君之Book About Myself 一書。卽其自傳也。杜君年已五十。未能有聞。關心後世之名。乃以其少年及壯歲極平常極瑣屑極無味之生活及行事。堆積搜羅而成此五百餘頁之巨帙。及審其內容。則作者自言其少時戀愛一清白而忠厚之少女。屢欲姦污之而卒未果。待至多年之後。乃娶之爲妻。而此時情欲已滅。淫心不熾。索然無味。深悔昔日之不逕行恣意求歡也。嗚呼。杜來色君所欲告天下後世者。如此。吾人惟深服其勇。蓋書中所敘情事有極猥瑣者。雖寫實派小說家亦將擱筆。而杜君直敘之不稍隱諱。

但爲研究杜君之生平。此書固係無價之寶矣。

按杜來色君自傳。杜君於一八七一年。生於印第安那省之 Terre Haute 地方。父爲德國人種。奉天主教。爲一小牧師。貧窮而無志氣。但多卑靡之情感。旋携家至芝加哥城中居住。杜來色自幼卽終日流連躑躅於芝加哥之街市中。爲一小商店沿街售賣貨物爲生。已而竊取店中銀幣二十五圓而逃。深恐爲人發覺。自是力行謹慎。竭力遞藏。年二十二。在本區某政客所辦之小報館中得一微職。旋於一八九二年至聖路易城。爲某報館訪員。該報主筆某。負一時盛名。杜君從之學。獲益不少云。

聖路易城爲予之故里。方杜君來聖路易之日。正予將離此而出游之時。杜君所敘當時聖路易城中情形。甚爲真確而生動。街巷坊陌。都存掌故。人物俗尙。歷歷在目。予尙可爲杜君證也。然杜君旋亦去此而東。一再飄流。卒抵紐約。其後又經多年之辛勤困苦。所撰小說爲人所注意。名譽漸起。及三四年前「美國之悲劇」An American Tragedy 小說出版。凡一二巨冊。大受羣衆歡迎。國內國外之評者許爲一時之名著。而杜來色之名乃如雷貫耳。而杜君遂爲美國之大作家矣。

予意寫實派之作品中。當以杜來色君之自傳 Book About Myself 與安德生君之自傳 Story Teller's Story 爲最重要。其所著之小說。遠不能及也。杜君行事經歷雖與予殊。然其自傳中所敘昔年美國之情況。與予幼時之知識及感情。在在關合。今已渺焉不可復睹。予之獨賞此自傳。或緣此故。然平心論之。

杜君自傳之文筆。簡明直捷。不愧爲訓練有素之報館訪員。而其所作小說之文筆。雖刻意求工。而粗惡不堪。市井之淫亂浪語。與生物學實驗室中之科學名詞。混於一處。雜而不純。至論自傳之內容。則欲窮究美國寫實派文學之來源者。正可於此處得之。蓋杜君言之不事諱飾也。

三四十十年前。在美國中部各省。出身微賤之少年。蓋皆與杜君同其境遇。涂轍其精神生活。惟賴宗教。或爲錮閉專制之天主教。如杜君所奉者是。又或爲窮困薄弱之耶穌新教。其教中之典禮儀節。皆已廢除。想象無所寄託。而文學與藝術。則從未夢見。不殊非洲穴居之蠻人。其知識其感情。皆抑塞窮乏。不獲發育。如此之少年。或未嘗受學。或即在當時窮鄉僻壤。經費不足。設備簡陋之大學畢業。得一有名無實之學位。流轉而至喧闐擾攘之芝加哥城。蝨身此中。欲以著作文章自見。偶在專務登載奇聞醜事之報館中。得一位置。以資餬口。彼於人生之大事業大道理。固未嘗窺見。而其到此後新得之經驗。皆取資於警區法庭驗屍場。及污穢之街坊。破敗之人家。其材料則不外圖財害命。奸淫誘拐。欺詐劫奪之罪惡行事。而乃悉心探訪。輾轉傳述。筆而書之。以爲文章。境遇如斯之少年。其世界觀。人生觀。爲如何。可想而知矣。杜來色君自敘其當時之感觸。極爲動聽。謂其初彼猶「念念不忘耶穌山上訓言及天國無上之福。以爲世中之活人。其性情行事亦必如是。」繼乃知其大謬不然。蓋社會中人。凡彼所遇者。一莫不視生活爲一猛烈辛苦之奮鬪戰爭。此中只有劫奪而無禮讓。爾詐我虞。不以爲非。種種陷阱機械。偶一失誤。便

墮其中。或緣幻想錯覺。枉費心力。走入歧途。其中得失成敗毫無定理。誠如其至友某君所云「人世乃一瀆神背義污穢醜惡機械變詐之賭博場耳。」安有所謂人情天理哉。

當是時。杜來色君頗有志於名利。性復聰敏。遂自行研讀書籍。所讀者適爲巴爾札克及左拉小說之英文譯本。杜來色君乃悉彼紅塵十丈繁華世界之巴黎。正與吾目所見之芝加哥相同。如斯社會。如斯事業。特彼中競爭活動之範圍較大。參加之人物較多。結果之成敗得失亦較鉅耳。由是杜君遂斷定著作小說之方法。惟在寫實。與彼平昔所撰之新聞訪稿無二趣也。其後杜君又涉獵赫胥黎斯賓塞等人之書。此諸人者。固當時未受教育之人。及一偏狹隘之科學家所奉爲萬世之聖人及導師者也。於是杜君慨然曰。「吾見人生如是蠻橫混亂而無道理。甚深疑懼。及讀此諸名賢之書。乃知人生原本如是。歷千古而不變。吾乃廢然止矣。」

杜君續言曰。「前此吾常努力苦心。欲有所爲。以爲行之必有結果。今則熱心頓減。深信人之精神決無目的及進步。只有當前之快樂。無復未來之希望。人之生世。至不得已。其事甚苦。生死問題極不重要。所謂人之理想奮鬥憂患幸福等等。皆不過化學作用之結果。人之行事之動機。均由好樂而惡苦。苦樂之情。宰制人生。其所以然。固莫能明。亦毋庸措意。總之。人身乃一機器。既無計畫之施。亦無創造之人。偶爾成形。強驅而前。胡亂行使。亦無愛護顧惜此機器之人。時來整理拂拭。使其不壞者也。」

杜君所受之教育既如斯。性復聰敏。善能觀察市中之紛紜景象。而詳爲敘記。又易受感動。了解社會中人之心理。故其所作皆爲類乎「美國之悲劇」之寫實派小說。此書特其中巨擘耳。細按此書描寫下等社會及紐約之戲園娼寮中人。作者實有餘力。書中之主人。乃一困窮飄流之牧師之子。幼年在家常患抑鬱。及離家外出謀生。初爲旅館之茶役。次爲工廠之監工。卒乃謀殺其所嬲識之少婦。以此犯罪受刑。綜其始末。皆類似杜來色君自身之所遭。故寫來異常親切。生動。而作者描敘此心志萎靡而情慾放縱之人。實能了解其人之性情。體貼入微。委曲詳盡。洵可稱也。

然書中每至描寫禮俗教化所及之中上等社會之處。則作者知識才具之短絀立見。卽網球一事。描寫亦不如式。蓋己身未嘗涉歷及之也。此種矛盾缺漏之情形。又可於其文體覘之。書中忽而作剛勁殘忍之語調。忽而又顯柔靡懇切之感情。蓋前者爲杜君之人生觀所應。後者則其幼年在本鄉習性薰染之滌除未盡者。爾杜君自傳中謂彼乃一「沈鬱悲哀而富於詩情之人。更參以極強烈極動蕩之物質的生活慾」書中人亦如是也。又如書中之寫宗教。亦甚矛盾。始則蔑視宗教。斥爲可恨可憐之欺世愚人之迷信。而至全書結局處。則描寫彼龍鍾之老牧師。手執聖經。守於死囚之側。爲之伴侶。竭力宣慰。又描寫彼死囚之孀母。慘痛逾恒。其面容乃表現上帝之仁慈恩愛。及篤信敬禮之誠心。讀者讀至此處。必謂作者之意在表揚宗教。推崇宗教。此蓋由杜來色君下筆之時。其幼年時代之經驗與意識乘機。又復

出現故也。

予讀畢杜來色君「美國之悲劇」廢書而歎曰。誠哉其爲美國之悲劇矣。杜君之命名。蓋以書中之故事爲可悲。而予則爲杜君悲耳。使杜君之知識經驗不止於人生之卑鄙污穢方面。而並見其精美高尚之處。使杜君於古來偉大之文學所造甚深。其想象力得以琢磨修整。而不專以社會之罪惡及科學之糟粕爲作書之材料。使杜君能了解真正宗教之精神及功用。而不視宗教爲謬妄之迷信或狂激之感情。使杜君生平得有如斯之機會。則其所撰作者。必爲美國小說界空前之傑構。而竟不然。於是雖以杜君之雄才。其「美國之悲劇」一書。乃爲奇怪醜惡而不成形之龐然巨物。此則爲可悲也。

美國寫實派文學。雖以杜來色君之書爲最著名之作品。然始創此派之功。應歸之於馬斯特君。Edgar Lee Masters 馬斯特君之「勺河詩選」 Spoon River Anthology 按此書正可比吾國胡適之嘗試集 以新詩爲倡。而顯然

剷除禮法。蔑絕廉恥。實自此詩集始。馬君後此之作。均平淡枯窘。故「勺河詩選」雖有其特長。亦如空槍一響。只覺煙藥之氣味。而不見彈丸之射出也。繼馬君而起者。爲路易斯君 Sinclair Lewis 之「大街」 Main Street 此小說篇幅甚長。其材料亦爲中等社會庸俗之人之生活。與馬斯特君之詩集同。

「大街」一書最受歡迎。其銷行之廣。愛讀者之多。與「美國之悲劇」蓋相等。而難分軒輊。猶憶二年前。予游英國。所遇之人。莫不殷殷詢問此書描寫美國情形是否真確者。書中寫 Gopher Prairie 鎮中各

種人之性行。大都愚蠢無知而假冒爲善。此鎮雖係假託。然路、易斯君之故里，*Waverly* 以及中部、各省之小邑。蓋莫不如是。細究此書見賞於衆之原因。有二：（一）則其書命名之巧妙。每一城鎮皆有其大街。（二）則讀者虛榮心之滿足。蓋每一讀者心中必自謂我非書中所描寫之俗人。而爲超乎其上者。否則以此書材料之平庸。文筆之艱澀。何能受人歡迎若是。或謂此書於寫實派小說所常描寫之俗人俗事。深致諷刺之意。實爲有功。然予讀畢全書。覺作者路、易斯君對於道德、藝術之見解。亦甚平庸。未能稍出書中人物之上。馬斯特君之詩集亦然。又何功之可言哉。

差可與杜來色君齊名而比肩者。厥爲安德生君 *Sherwood Anderson*。此君亦係寫實派。然其描寫日常生活之實事。常若在恫恍迷離之幻境。則其特長也。安德生君最重要之作。爲其自傳 *Story Teller's Story*。敘其兒時及少年往事。雜以詩情及幻跡。如葛德 *Goethe*。然安德生君所作短篇故事曰 *Winesburg, Ohio* 者。描寫西部城鎮之情況。亦類似其故鄉。有合於予上文所言寫實派文學之發源地之說矣。

斯坦因女士 *Gertrude Stein* 可謂文學界之狂人。其所新創之奇怪之文體。乃非人意想所及。斯坦因女士自敘其作文之法曰：「吾此二書之作法。爲將所有材料均化爲複雜而並用之。使現在之一刻連續於永久。又周而復始。說來說去。仍回到原起之處。」此所言之法。雖可令人發噤。然安德生君所用者正

卽此法也。安德生君善能周而復始。以過去與現在混而爲一。方其敘述現今某事之頃。忽將過去之種種回憶悉行躡入。致書中之人與事。籠罩於雲霧之中。迷離莫辨。一若作者下筆之時。方患病。身體發熱。半醒半睡。此際心中模糊。所思所憶者。往復迴旋。無復有時間之觀念。過去與現在渺不可分。遂造出此等作品。豈安德生君之身心果如是耶。

安德生君之小說中。喜言男女性慾之事。如中邪魔。讀者多深厭之。論安德生君之態度。原非錯誤。彼謂每一男子必須占有一女子。爲其伴侶。以同度此寂寞之生涯。然在其書中。此態度不易表現。而各種煩悶之奇思淫穢之想象。紛紜並起。纏繞不清。一若來自安君心性之深處。雖欲不寫出之。而不能者。吾人讀安君之小說。頓憶柏拉圖之言。柏拉圖謂人當酒食醉飽。頹然偃臥之頃。內心之私欲。不受理性之管束。奔放馳突。如猛獸之出柙。引此人爲種種卑劣淫蕩之事。皆其神志清醒時之所深恥。而斷不肯爲者。安君得毋類是歟。

淫穢之幻想。常人能抑制之。而安德生君則不能者。非由安君朝夕酣眠。蓋由其身體衰弱。而想象力激發過度之故耳。細觀安君身心健康時之所作。固甚工。爲山林田野之詩。又審悉人生之正路。對於一己之混亂污穢之行事及心情。並深致憾。謂「身體萎靡之人。乃流於邪惡。」又謂「今之作者。不當以近世生活之各種事象。分其心志。而當專力於其所從事之文學藝術。乃始有修養與文化之可言也。」是

故安德生君之才性頗可爲一上等之作者。所惜不自檢束。兼受外界不良之影響。成爲習慣。遂至絲毫不能自行抑制。其潛伏於意識之下之獸慾之提示。試讀其晚近所作諸書。則可見其所想象所感覺之事物之污穢不潔爲何如也。

綜上所論。公平之批評家。對於美國現代文學中之新派作者。既憤其癡愚狂悖。又深惜若輩枉費如許才力與熱誠。而所作之書。乃無一足當文學之名。二十年後。將無人讀之。不亦大可哀哉。細究其著作所以無價值之故。固非止一端。而最重大之原因。厥爲誤信人生無道德律。且謂卽有之。亦與文學毫無關係。此說非新。其源甚古。而近始傳至西土。愚者信之。遂致自誤而誤人焉。

蓋此奇謬之學說。關係重大。始聆之者。驚其新異。迷信尤深。其禍害之中於文學。正與研究科學之人不信有各種科學定律。而妄行實驗者相等也。喀伯爾君欲廢道德之規律。而以美的哲學代之。其說甚爲模糊影響。然試取證於其著作。則喀伯爾君之意旨。固非新奇。謂彼專驚至美者。終必悔悟其錯誤。而歸於懊喪。而以喀伯爾君不承認世間有道德律。控制生人之命運及感情之故。其小說中之人物。率皆粗淺。無殊小兒輩紙製而畫色之傀儡。此亦自然之勢也。

與此相反者。杜來色君。本其寫實之說。所作小說。僅能寫彼觀察所及之人生之表面。既不務藝術之組織。亦不爲哲理之解釋。故其書中。可云並無人物。可云毫無所創造。究其所爲。但將日報之一版。展伸之。

爲小說一巨冊而已。其作小說。固仍用其探訪新聞之方法也。然杜來色君竟以此而成大名。社會中盈千累萬之讀者。若商店中售貨之女子。公司中寫賬之書記。以及蠢愚無知之少年。日夕營營。操業謀生。異常勞倦。得杜來色君之書。適投其所好。故羣取而爭讀之。以書中所敘者。皆若輩所熟知習見之人物。行事足以刺激感情。而不需理智之探索。過此以上。則非若輩所能解悟者矣。

以上備述今日美國所謂新派之文學。論其全體。缺陷重重。殊爲可憾。使美國現代之文學已盡於此。則美國智識界學術界之前途。可謂毫無希望。幸哉。其不然也。蓋除此輩新派而外。尙有予於篇首所言及而未及細論之舊派作家。遵奉前人之典型及技術。所爲詩及小說。頗多佳製。此外更有特立獨行之作者。數人不屬以上二派。其所著作。雖非世俗之所謂新。然實爲美國前此所無之積極的創造。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以較今日英國同此志願之人士之所爲。實勝過之。以較法國。亦決無愧色也。

吾茲所言之作者。皆爲文學批評家。散居美國各地。而精神上自成一種團體。諸君深憾大多數人之思想不澈底。而又不負責任。於是窮研苦思。深通前古東西之文化學術。而創造一種新穎之人文主義。以爲今世之用。其中以(一)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君 Irving Babbitt 爲最顯著。白璧德君蓋今日全美國批評界學術界學問最淵博。而人格最宏偉之人。其學說在法國亦甚有影響。近已被舉爲法國學院之通信會員。與白璧德君旨趣相同而協力從事者。則有(二)卜林斯頓大學之麥沙教授 F. J. Mosher

雖以繪畫史爲其專長之學。而於文學藝術各項悉提倡精美之賞鑑。不遺餘力。(三)尼布拉斯加省立大學之佛萊教授。P. H. Frye。著作甚多。而以「傳奇與悲劇」Romance and Tragedy 一書爲最有名。其中論究希臘悲劇原本道德。至爲精闢。(四)尼布拉斯加省立大學之嘉斯教授。S. B. Cass。所著之「書生自述」A Lover of the Chair 一書。對於教育道德藝術之根本問題。均有極精到極明通之見解。(五)新西那地大學之夏法教授。Robert Shafer。年輩較以上諸人爲幼。然其「基督教與自然主義」Christianity and Naturalism 一書。已爲哲理批評之傑構。他日之成就尤未艾也。

此外尙有數人。茲不備舉。以上諸君皆任大學教授。其不以教授爲職業者。獨(六)白朗奈君 W. O. B. O'Connell 而已。此君高年碩學。爲吾美國文學界所共推尊者。而與各大學皆無關係。終身居紐約。其思想之銳。文筆之美。著述之豐。足證營商逐利喧囂繁華之紐約城中。亦可涵育文人學者也。以上所列舉諸人。既爲大學中有名之教授。深孚衆望。而又爲正確之思想家與穎銳之文士。教育界中有此等人。足見爲羣治根本之教育事業。尙有可望。而今日世界文明之各種困難缺陷。不難得解決救正改良之方矣。所可痛者。則各大學對此諸君。毫不加以援助。是也。使此諸君而生於歐洲各國。則其著作一經出版。衆必爭先讀之。紛紛討論不休。而諸君亦自成一團體。以結合而勢力雄厚。不幸而在美國。散居各校。相隔數千里。不相聞問。孤寂寡歡。雖辛勤奮勵。曉音瘖口。而一傳衆咻。不勝彼頑固之學究與無知之愚民之

喧囂排抵。即發爲驚人之傑作。書出應爲舉世所共尊者。實際乃亦毫無影響。毫無效果。試就國中所謂名流學者。或所謂好讀書之人士。而詢其對於佛萊教授之「傳奇與悲劇」或嘉斯教授之「書生自述」一書意見如何。則皆瞠然答曰。吾未嘗讀此書。且並其書名亦未聞之也。哀哉。

此種不幸之情形。亦由吾美國幅員遼闊。而通國中無有如倫敦巴黎之文化中心地。然使國中著名之大學。有具膽識者。將予上文所列舉諸君。悉聘爲教授。使其聚居一處。志同道合。朝夕講論。相觀摩。相慰藉。則其精神快樂。勢力雄厚。然後同心協力。不患其學說之不行於全國。由東之大西洋岸直抵西之太平洋岸也。此事行之非難。諸君既各以一己之力辛勤奮鬪。則以一大學之力。出而維持團結扶助之事。極輕易而竟無爲之者。故曰。國中各大學。不能辭其責也。因中國之學校現狀。更難望此。而其間。因苦情形。恐較美國更有過之者矣。

所以然者。各大學之英文系。不特無乘機援助之心。且於此諸君之所主張。甚不贊成。更表示反對焉。蓋把持各大學英文系之主任教授。其目的只欲養成研究英法古文字學或關於喬塞 Chancellor 之目錄學之專家。如學生中有不願遵守彼狹隘嚴酷之章程。以考取博士學位。而擬廣讀精要之書。以造成高尚純正之人生觀者。輒爲彼等主任教授所嫉視而摧抑。彼等既如是陳腐隘陋。不問思想。於是文學界遂爲無知少年所佔領。如孟肯 H. L. Mencklen 等庸俗謬妄之徒。出其幼稚愚昧之批評學說。狂談無忌。凡新派粗劣之文學作品。適合於若輩無學之人之脾胃者。則盛爲讚賞。竭力鼓吹。於是是非淆亂。標

準低微而文學之前途遂益不可問矣。現今中國各大學之國文系則何如。曰甲骨文之研究。曰經史子字句之校勘。曰撰作新詩及白話文。曰注音字母。曰民間歌謠之採集。曰文辭之校

去。曰雜鈔文獻通考圖書集成以爲論文。其不層備首爲此者。則不能見容矣。外此更不必言。

然近今各大學學生中對於英文系此種辦法已有反抗者。學究之勢力或將推倒。嗣後各大學英文系或可望逐漸改良。而美國文學所最需要之事。卽健全之人文主義之訓練。或可見諸事實。一方憑想象。力通古今之郵。以欣賞領受古來偉大之文學。一方養成思想之自由及創造之能力。庶不沈溺於市井庸俗之見解。是則吾所馨香禱祝者也。

文學與玄學

景昌極

序論

理想化與弄假成真
自娛與自欺

文學之用，或因情以寫境，或造境以寓情，均之不能不假手於想像。充想像之極，致於是有想無以爲有，想虛以爲實，想小以爲大，想暫以爲久，想多以爲一，想醜以爲美，想惡以爲善，千變萬化，不可方物，而文章之能事，於以層出而不窮。然而屬文之士，曾不以虛構夸大爲嫌者，彼特以自娛而娛人，非以自欺而欺人。彼心知其虛無，而想以爲實有，雖想以爲實有，而未嘗不心知其虛無，亦未嘗不心知讀者之心，知其爲虛無故耳。不幸而有好事者，更從而爲之辭，佐之以似是而非之論理，神之以不可思議之形容，附益之以須臾不可離之倫常道德。於是神學、玄學之萌芽，乃相與雜出乎其間，得意而忘形，逐末而昧本，嚮之自娛者，轉而爲自欺，良可哂也。其淵源所自，有不可得而掩，請略論其著者。

第一節 真美善與存在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此理自在天壤間。

文士浮誇，自古已然。一字之工，一句之得，志薄雲天，氣凌千古。彼惟欲神奇其文，而不得，於是乃造爲種種神奇之語之境，以烘托之。如曰「天雨粟，鬼夜哭。」曰「動天地，泣鬼神。」曰「河出圖，洛出書。」曰「異宰上訴。」曰「夢筆生花。」曰「天地大文不可舒。」曰「公之斯文若元氣。」而猶以爲未足，乃

更尊之至極，以爲非人所能爲，而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皆文人之弄狡狴，無足深辨者。神學者流，或衍以爲神話，足以欺流俗，而不足以欺學者。玄學者流，乃或竊取其義，繳繞其詞，模稜其理，益示人以不可測，而學者之不爲所欺者寡矣。

文學家所以神奇其文者，玄學家則取以神奇其「理」或「道」或「觀念」等事。理如宋儒之理，道如拉圖等之觀念等。道理觀念等事之爲人心所造，非能獨立自存，與文章同，而以尊之之故，謂能獨立自存於人心之外，而非人之所能爲，其心理與倡文章天成之說者，殆無以異。

昔人君之欲自尊其世系者，則託始於古代之名人。如漢之託始於唐虞，唐之託始於老子。猶以爲未足，則託始於無始之上帝。今文人之尊其文，玄學之尊其道理，或觀念，亦猶是耳。自人君觀之，非如此不足以成其世胄之貴，自文人觀之，非如此不足以成其文章之美。自玄學家觀之，非如此不足以成其觀念或道理之真，且善其辭有繁滅，術有巧拙，或售或不售，其夸大虛構之心理，則何以異哉。

雖然，所謂貴者美者善者真者，果皆獨立自存歟？無始固存歟？其貴其美其善其真，果足爲自存永存之論據歟？是不可以不辨。

謹按通常所謂真理正義或真諦 (Truth or Reality) 細析之，乃有六義：(一) 曰「美」或快感 (Beauty or Happiness) 與醜或不快之感相對。詩人畫士或以嘯傲煙霞流連山水爲解脫

爲真諦。此所謂真，實即美之別名。(二)曰「善」或道德(Goodness or Virtue)與惡或不道德相對。(利他爲善，害他爲惡，其異於美或快感者，詳吾所著「苦與樂」。「生命及道德」篇。至於貴賤之貴，則兼有美善二義。)世謂殺身成仁之士爲能維真理正義於不墜。此所謂真，實即善之別名。(三)曰「有」或存在(Being or Existence)與無或不存在相對。吾人謂龜毛兔角爲無毛無角，謂牛毛鹿角爲真毛真角。此所謂真，實即存在之別名。(四)曰「同」或一類(Affirmation of Same Kind)與異或非一類相對。如曰魚目非真珠(意即魚目不同於珠，或非珠之類)，珠亦非真魚目(亦即珠異於魚目，或非魚目之類)。此所謂真，實即同之別名。(五)曰「對」或合於事實(Correspondence with facts)與不對或臆說虛詞相對。如曰「孔子生於周代」。「江口爲三角形」吾儕謂是語爲真。此所謂真，實即合於事實之別名。六曰「通」或合於論理(Consistency)與不通或自相矛盾相對。如曰「孔子既生於周代，必不能見漢武帝」。「三角形三角之和等等於二直角」吾儕亦謂是語爲真。此所謂真，實即合於論理之別名。此六義中，「美」與「善」偏指事物言。(有時視道理、文章等爲一物，亦得謂爲美善)。「對」與「通」專指道理或判斷言。(事物即字、詞所詮表者，道理或判斷即有所主張之語句所詮表者，有時省去一句之「此是」「此非」字樣而單稱一字，或詞亦得加以對否、通否之判別。如有

人目視魚目而曰珠其意實謂此物是珠吾儕得判之曰不對曰不對者非謂珠之一字不對實謂「此物是珠」一語不對云爾）「有」與「同」則兼指二者言欲定真字之狹義自宜限於對與通二者今西人每喜以真美善並列知別美善於狹義之真之外而不知別同與有知美善之非真而不知其有不可與真並列者（即美善對事物言真對道理言）安在其能脫前人窠臼哉此中第三有或存在一義細析之又有「永存」「暫存」「自存」與「存於人之心」四義玄學家混此十義而一之於是由善美同對通諸義一誤而為存在再誤而為自存三誤而為永存非有正名析辭之睿思固莫由摘其奸而發其覆也

作者敢鄭重爲世人告曰貴美善真義雖不同而其與獨立自存或無始固存毫不相涉則了無異趣事物之獨立自存者不必即貴即美即善其例舉目即是反之事物之貴者美者善者亦不必即能獨立自存如僞造之貴胄小說中之美人理想上之黃金時代皆是舉凡人心所造皆隨人心以生滅未能獨立自存違言無始固存

至於道理觀念等事雖有真僞之異而其存於人之心則夫人而知之理之真者合於事實而理之非事實如故也理之僞者不合於事實而理之爲理如故也事實之盡存於人心與否固猶是認識論上未決問題至於吾人所知之理無論其爲真與否無不存於吾人之心則斷斷然無疑者

或曰、貴美善、眞有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非獨立自存、何以解此。應之曰、口之於味、有同嗜焉、目之於色、有同好焉、是天下之口與目同也。心之於義理、有同然焉、是天下之心同也。使天下皆無口目與心、則所謂味色與義理者、尙安所附以自存。且茲數者、固有其同、亦有其不同。口各有其偏嗜之味、目各有其偏好之色、心各有其偏主之義理。幸而同、是爲一類。而不同、是非一類。無論其爲一類、抑非一類、其非「一箇」則同。夫一類與一箇之別、三尺童子莫不知之。而哲人之論心性、或乃沒世而不悟所謂千慮一失者、非歟。

按一類者、一心中之各義理、或各心中之各義理、偶相類似云耳。此人之心、非彼人之心。此人心中之義理、當然非彼人心中之義理。縱極類似、終是一類。而非一箇。如此牛非彼牛、此牛之毛與彼牛之毛、縱極類似、終非一毛也。

又按世之以一類之理爲一理、因以爲能自存永存者、大抵以數理論理、或倫理爲論據。其以數理論理爲論據者、以數理論理之以一類多精確不易故。其以倫理爲論據者、以欲維持道德律（即所謂義理）之整齊統一與正義之不致永晦故。前者如海格爾羅素是、後者如程朱是。柏拉圖則兼而有之。其意皆有所當、而不免於語病。

或曰、道理觀念等不能獨立自存、而隨心以俱存、則聞命矣。然而今之唯心唯識諸論、則能說明心之始

終不滅。夫然則道理觀念等亦將隨心以始終不滅。夫復奚疑。應之曰：唯心識論之確乎有以自立者，必不謂世間只有一箇心識，亦必不謂一人只有一箇心識。所謂始終不滅者，仍是一類之心，而非一箇之心。箇別之心，倏生倏滅。（說詳他篇）而謂箇別之道理觀念等始終固存有是理乎。

以上略明「文章道理等自存永存說」之動機及謬點竟。

第二節 一與多

自忘自失與自制自克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一箇一體一類一如一本一歸一致一軌等義

玄學上之思想，固不必盡淵源於文學，且多轉爲文學上人生觀之淵源與基礎者，而其想像之模楷，浮夸之途徑，則十九如出一轍。文學上之人生觀，亦不必盡屬荒誕之談，縹緲之境，要有待於慎思明辨正名析詞之功，乃能恰如其分而無過。觀於本節可知。

文人欣賞自然或冥想情景時，每覺悠然心與境會，不復辨其孰我孰境。有如列子之御風，不復辨其「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及其發而爲文，據其情於衆人，其藝之高者，尤能使衆人歡欣鼓舞，意往神馳，若身處其境，而與之有同感焉。匪惟文人與其文有然，畫家之埋首丹青，樂師之寄情山水，與夫其畫其樂之所以感人者，亦往往有之。此種自忘自失之境，實爲宇宙一元一體諸說之所本。

道全德粹之士，視天下之飢若己之飢，視天下之溺若己之溺，視瓦礫之毀傷，草木之夭折，而亦有矜哀惻怛之意，及其至也，冤親平等，利害一如，吟域盡消，是非雙泯，乃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之感而入於所謂「上德不德」「大同」「大通」之域。此其自忘自失之境，有大過於文人美術家之所感者。時間較久，一也。範圍較廣，二也。所感較深切，三也。緣彼或由一時無意之感觸所致，有意求之，或轉不得。如人常須備盛時，有意讀文賞畫，樂以自遣，未必即能自遣是。此則積平日有意之自制自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用力之久，而後漸臻於自然。此種自制自克所臻之境，實亦宇宙一元一體諸說之所本。

玄學者流，或有感於二者之所感，更從而爲之辭，或思自逞其臆說以釋世間雜多之現象。於是，有謂萬物之相用雖多，本體則一者；有謂幻相雖多，真相則一者；其所謂一，有謂一箇者，有謂一體者，有謂一類者，有謂一如者，有謂一本者，有謂一歸者，有謂一致者，有謂一軌者，有兼取其相容之數義者，有混淆其不相容之數義者。其義詳下。彼文人美術家或道德之士，欲神奇其所感，以求信於衆人，時亦竊取其說以爲所見略同，其間似同而非同，與夫似是而實非者，彼固莫能自辨也。今試一爲分疏其說，條析其義，剖黑白而別是非，滌浮夸而顯實際，庶幾爲人類思想史上，了却一重公案。

按人類學問，由渾而割。古之文學家道德學家，未始不兼爲玄學家。惟然，故其態度之相似，與學說之相混，更無足怪。

又按玄學之初，主一，主常者多。所謂一元論，或單元論，是其二元四元等論，亦謂現象多而本體寡，異於一元者幾希。主一主常者，在中國爲一氣二氣五行等說，在印度爲明論、摩論等，在希臘爲Miletus學派與Pythagoras學派等。人智既進，乃有主非一，非常之

唯現象論唯變化論唯經驗論絕對多元論等出。近代玄學曾受自然科學與進化論之影響者，大抵宗述

斯說。其在中國，唯先秦所謂名家公孫龍子一派為近之。而主一主常之思想出沒隱現，仍有以自立於其間。出而現者如當代唯心

從關係密切上，主張宇宙一體是。沒而隱者，如佛乃知言非一端，亦各據一義云爾。法師主非常，又持非斷，既曰不一，又曰不異是。

欲使一多之爭，迎刃而解，當先問一多之義，是否為絕對的，而非相對的。換言之，事物之為一為多，是否不隨人之觀點而異。或世間是否有只可謂為一，而不可謂為多，或只可謂為多，而不可謂為一之事物。諸觀察之一之與多，雖歧義無慮十數，而皆為相對的，非絕對的。若爾自名學言之，一多之爭，任執一義，皆為無意義。苟有意義，則其意義必別有在。如下所言一體一如等說之關係，文學美術道德者是，分疏如下。

(一) 一箇與多箇 (二) 一體與多體 一箇又稱或一件又稱為一字字義中之最普通者。空間相銜接

而未分者，世謂之一箇物件。時間相銜接而未分者，世謂之一件事情。其已分而不相銜接者，則謂之多

箇多件。如一箇瓜，剖而為兩半箇，一件農事，剖而為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件事是也。嚴格言之，尚須隨箇人之心識而異。此處

不暫略。

空與時或銜接或不銜接而其各部份關係密切者，世謂之一體。又稱一氣。關係疏遠者為非一體。如一

人之肝膽手足，一家之父子兄弟為一體。是就廣義言，空時銜接與否實亦關係之一種。是故一體多體

又可包括一箇多箇。

世間實無絕對爲一箇而非多箇之事物。以一切事物莫不可分。故亦無絕對爲多箇而非一箇之事物。以一切事物莫不可合。故任一事物就其可分言皆可謂之多。任多事物就可合言皆可謂之一。一世界可分爲雜多之萬象，即可謂之多。雜多之萬象可合爲一世界，即可謂之一。夫然則玄學家之是一而非多，或是多而非一，其意義尙安在。

難者曰：玄學家主一之意，蓋別有在。今日開幾何學上之點，時間上之一刹那，物理學上之電子，非所謂絕不可分者耶。地角與天涯，古人與來者，非所謂絕不可合者耶。

應之曰：分合之義，允宜分別論之。今日論不可分，有二一者。無大小久暫之不可分，易言之，即無部份之不可分。如所謂一點與一刹那，是二者有大小久暫之不可分，易言之，即有部份之不可分。如物理學上之電子，心理學上之各箇簡單心理作用，已過去之事情，意想中之大小久暫，皆是後者雖不可以力分，而可以意分。既可以意分，即非真不可分。如天空中之星雲，雖爲吾人力之所不及，彼既有大小，吾人固不妨以意分此星雲爲多箇也。以故今舍後者而論前者。

前者無大小久暫，既不可以力分，又不可以意分，固矣。雖然，奈事實上固無此怪物，理想上亦不能相容。何今試閉目一思，既有一點，則必有左右前後各點。既有此一刹那，則必有前後二刹那。此點與左邊一

點接觸之部份必非與右邊一點接觸之部份不然則空間上何來左右中之別此刹那與前刹那相近之部份必非與後刹那相近之部份不然則時間上何來前後今之別由是可知一點雖至微苟爲太空中之一點則必有左右前後各部份一刹那雖極暫苟爲時間上之一刹那則必有前後各部份既有各部份即可以意分是知一點者實空間隨意假定之單位一粒米一點也一星一日亦一點也乃至盡大宇亦一點也一刹那者實時間隨意假定之單位一秒一刹那也一日一年一刹那也乃至千古長宙亦一刹那也所謂無大小之空間單位無久暫之時間單位不啻自語矛盾積羣無不足以爲有積羣盲不足以爲明積無大小久暫之單位又安足以爲空與時哉

次論不可合不可合亦有二義一者不可以力合二者不可以意合不可以力合者前之所舉皆是也可以意合者則事理所絕無天涯地角距離雖遠然吾人不妨以意合此長遠之距離爲一大宇古人與來者雖不相知然吾人不妨以意合所有古來今之人爲一大人羣真法假法虛法實法變化萬端然吾人不妨以意合所有法爲一法界或一世界既可以意合即非真不可合

難者曰玄學家主一之意仍別有在大宇茫茫長宙綿綿宙字謂空間無邊無際無間無斷森羅萬象生息其間殆如鏡中之影影之多奚礙於鏡之一耶吾人於此不可分別之宇宙中妄以意爲分別殆如夜長夢多自尋煩惱夢之多奚礙於心之一耶

應之曰。有事物而後有大小。有大小而後有空間。有事物而後有久暫。有久暫而後有時間。猶之有事物而後有多少。有多少而後有數目也。空時數三者皆事物間之關係。附事物而存。非能先事物而存。吾人意思中之數。雖可多至無窮。少至無窮。而事物之數。終屬有窮。謂不立單位而數之期已。苟任立一單位而數也。吾人意思中之空間。雖可大至無量。小至無量。而事物之空間。終屬有量。吾人意思中之時間。雖可久至無限。暫至無限。而事物之時間。終屬有限。意思中之時空數。固不得謂有客觀之存在也。以故鏡影之喻為不倫。

至謂世界本無分別。而人以意妄為分別。妄字亦有語病。一多之別。本屬主觀。屬主觀者。不即為妄。是主觀。即謂主觀。何妄之有。是主觀。而謂客觀。乃所謂妄耳。例如魚覺水冷。人覺水暖。各覺其所覺。無所謂妄。必也。人可參看前節。

妄。真妄之標準。可參看前節。且一多之別。既同屬主觀。謂世界是多。固屬主觀。謂世界是一。亦安在其非主觀。固不得謂主觀之一為真。而主觀之多為妄也。

若謂玄學家所謂一者。是無一多之別之一。既無一多之別。尙安得謂之一無一多之別。而仍謂之一。曷嘗不可。仍謂之多。淆亂一多之名。莫過於此。玄學家一面用世人所習用之字。一面潛改其定義。以自就其主張。為古今來一大通弊。詭辯之途徑。雖多。而此為其要道。正名析辭之士。所深惡而痛絕者。即此是也。

按道家強名無分別之境曰一，即犯此病。名家大一小一之說，似係針對絕對之一而發。莊子亦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又曰：「既已謂之一矣，安得無言乎？」似亦謂既已言一，即屬分別。不思不言時，乃可謂無分別耳。

夢中事物，亦有多少大小久暫分合之別，更足證明時空數等爲主觀的。前之所謂力分意分力合意合之別，至此亦成隨俗假說。意以爲分，則分意以爲合，則合。分合之最後標準，固以意而不以力也。參看下文至於心一云云，或以時間銜接而謂一，或以關係密切而謂一，其非絕對之一，可不煩言而辨。

難者曰：玄學家主一之說，仍別有在。即所謂一者，就宇宙間各部關係密切言，所謂關係，除前言空時之銜接與否或距離之遠近外，又有二種：一者普通因果關係，宇宙各部呼相應，一波渦動，萬波相隨，一髮牽動，全身相隨。舉其著者言之，若各原子電子乃至日月星辰之相互吸引，其吸引力之通則曰通吸律。水波音波光波電波等之相互震動，動植礦之相互營養，固液氣之相互轉變，異種之相互遞嬗，衆生之相互輪迴，宇宙雖廣絕無一部份不與其他任何一部份有直接或間接之因果關係。二者情感關係，亦可謂一種特別因果關係。此又有二：一者美感，二者同情。即前此所言文人美術家道德家之所感，而尋常衆生亦莫不與有者是。抑亦所謂宇宙內心之諧和也。本此種種關係，謂宇宙爲一體，夫復奚疑。

應之曰：上來論宇宙非絕對一箇之說略備，請進論宇宙一體之說。宇宙各部莫不有普通因果關係，固

矣。然自吾人觀之，其關係不能無疏密之別。

如日與地球之關係，密於地球與他恒星之關係，是謂爲關係較密，固係主觀，即謂爲有關係，亦未嘗非主觀，其詳見吾所著因與果篇。

以其密故，謂爲一體，以其疏故，即不妨謂爲多體。疏與密爲相對的，故一體與多體亦爲相對的。例如有
一太陽系於此，自各行星間之關係，密於與他恒星之關係，不妨謂此太陽系爲一體，自各行星之關係，疏於各行星內部相互之關係，不妨謂此太陽系爲多體，而謂一行星爲一體，小至一微塵，大至一世界，皆可作如是觀。由是言之，謂宇宙絕對是一體，而非多體者，妄矣。

至於情感關係，則或有或無，或厚或薄，或敏或鈍，尤不若普通因果關係之普遍。善夫莊生之言曰：「自其異者而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萬物皆一也。」一之與否，既隨人之觀點而異，亦隨人之情感而異，固未可以絕對言也。

且夫有瓠巴之瑟，而後可使「六馬仰秣，游魚出聽。」有李白之詩，而後可以「落筆搖五嶽，嘯傲凌滄洲。」有曾子之歌，而後可以「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有老子孔子莊子之涵養，而後可以「以百姓心爲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豈所語於常人與今之世哉？是知物我一體，盡美盡善之世界，懸爲德行術藝之極詣，全生物界之理想，則可視爲已成之事實，則不可。

按老莊之大誤，即在以將來之理想，爲過去之事實，以已經修養後之恬淡，爲未經修養前之冥蒙。

於是創爲返本復初之說。以野人嬰兒爲盡善。以少私寡欲爲自然。而不知其非事實也。以絕學無知爲妙道。以蔑禮棄法爲特見。而不知其不可行也。莊子蓋嘗以此譏慎到。而不自知其學說之弊。異於慎到者幾希。佛法輸入中國。後受其影響。於是善根無漏種子。等一變而爲禪宗。賢首宗等之「自性清淨」「本來面目」「性體圓明」等說。儒家復剿襲其說。於是有李翱之「復性」。宋儒之「虛靈不昧」「本體之明」。王陽明之「良知」等說。

又按「無我」「忘己」「物我一體」之說。老莊佛皆暢言之。而孔子獨罕言。孔子言「毋我」毋己毋見而不言「無我」。言「克己」而不言「忘己」。言「親仁愛衆」而不言「物我一體」。蓋行

有步驟。愛有差等。孔子固不欲以最高之境期之常人也。厥後子思孟子言修養之極詣。稍稍有「與天地參」「萬物皆備於我」等語。而猶未離其宗。至宋明儒者。以「渾然與物同體」「與物爲一」釋

「仁」或「親民」如程明道識仁篇。王陽明大學問。則泰半竊佛老之說。無可爲諱者。

(三) 一類與多類(四) 一如與多如 多箇事物相貌或作用相類似者。世謂之一類。又稱一種。一類稱一格等。其價值相類似者。今謂之一如。又可稱一等。不相類似者可稱爲多類。多如。就廣義言。價值實亦相貌或作用之一種。是故一類多類。又可包括一如多如。然一類與一箇則處於相反地位。既謂之一類。則不得復謂之一箇。前節所舉道理文章之例是也。

玄學家有以世界萬象納於一類者。如唯心論唯物論等。多有主張心雖多而心之類外無別物類。物雖多而物之類外無別心類者。其箇別之是非。請俟諸他篇。今唯論世界萬象究屬一類。抑爲多類。

一類與多類。以相似與否而分。而相似與否爲相對的。故一類與多類亦相對的。如羊與鳥。就其相似言。可謂爲一類。或同屬生物類。就其不相似言。可謂爲非一類。或一爲獸類而一爲鳥類。推之。謂此世界唯是一類。同爲現象可也。謂此世界品類萬殊。若有機類無機類動物類植物類等亦可也。

至於世間萬象平等一如。亦爲道德上至高之境。且恒與一體之感。有連帶關係。儒家所謂「一視同仁」。道家所謂「齊物」。佛家所謂「平等」。「一味」。皆指此言。其爲超絕之理想。而非普遍之事實。爲相對而非絕對。亦與一體之說同。

難者曰。道德上至高之境。非卽宇宙之真相乎。常人於平等一如之世界中。妄生不平等之見。安得便謂世界實不平等。然則謂世界真相爲絕對平等一如。何害。

應之曰。此是高下善惡問題。非真妄問題。常人有常人之境界。道德家有道德家之境界。子謂「常人於平等一如之世界中。妄生不平等之見」。他人曷嘗不可謂「道德家於不平等一如之世界中。妄生平等一如之見」。耶。蓋世界者。一世中衆生境界之總名。境界有高下。加以判斷。或主張。然後乃有真妄。按真妄之狹義言。吾儕固不得逕謂此境界爲真。彼境界爲妄也。

按佛法以有善惡高下之分別為世俗諦以無分別為勝義諦勝俗雖殊為諦則一真諦即儒家言世俗而忽勝義道家言勝義而忽世俗論境界之高道勝於儒論流弊之少儒勝於道本末兼賅不能不數佛法然又非所語於中國化之佛法也如禪宗六祖之言曰「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其言酷似老莊「天地不仁」「大仁不仁」口吻。

難者曰我所謂平等一如者非指道德家之境界謂客觀之世界或世界之自體耳應之曰客觀之世界即非任何心識之境界能否存在且不可知既非任何心識所能知覺即其存在與否亦非任何心識所知自名學言之乃類必論其平等與否且有不等而後有平等既無不平等亦無平等謂之無等可也何必論其平不平等哉

例如值錢之物可有平價不值錢之物謂之無價可也並何有於平價論價值問題參看「苦與樂」篇。

(五)一本與多本(六)一歸與多歸 多箇事物其直接或間接所從生之因為一箇或一類者世謂之

一本又稱一源其直接或間接所發生之果為一箇或一類者今謂之一歸取易傳殊途而同歸意其因果為多箇或多

類者謂之多本多歸

玄學家主張一體一如等說者每於同時主張一本一歸如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曰「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皆是夫事物之因果仍即事物其因果之一箇一類既屬相對的則一因一果云云更屬相對的此謂為一本一歸者彼固不妨謂為多本多歸無為爭論於其間也

至於衆生輪轉、相爲眷屬、推原所出、咸有牽涉、或世界遷化、由簡而繁、繁而復簡、分久則合、合久則分、文質相承、盈虛相濟、如環無端、莫測其際、或聖賢御世、蒿日時艱、思拯衆生、同歸善域、凡此諸端、咸一本一歸之說之所爲設、使不有以辭害義者、正名析辭之舉、亦何所用之。

(七)一致與多致。(八)一軌與多軌。玄學家有謂宇宙萬象具同一之宗旨者、今謂之一致。反易傳百慮而一致意

又有謂宇宙萬象循同一之軌道者、今謂之一軌。又可稱一律夫宗旨爲心識所構成、軌道爲心識所設、想心識之爲一爲多、非絕對的。其宗旨與軌道之爲一與否、自亦非絕對的。且以日常經驗論之、其間有有宗旨或軌道可尋者、有無宗旨或軌道可尋者、有宗旨軌道雖異而似可相合者、有似不可相合者、絕對之一軌一致云云、直無意義可言。至其說之動機、蓋亦有似於一本一歸一體一如等說、不足深論。

外此一之歧義尙多、舉其要者言之、其作形容詞用者、有名異實同之一、如曰、孔丘之於仲尼、博愛之於仁、一也有名同實異之一、如曰、堯舜之於桀紂、華夏之於四夷、其爲人一也有理異而一貫之一、如曰、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物必有因、其理一也。此三者或名異或實異或理異、就其異皆可謂之多、故亦爲相對的。其作動詞用者、有統一多物之一、如曰、一戎衣而有天下、有專一多心之一、如曰、「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所謂一心爲止、爲定、爲誠、爲寂、多心爲觀、爲慧、爲明、爲照、者是、修養上之法門也。此其統一或專一皆有程度之差、前者使成一體、後者使歸一類、故亦爲相對的。

外此或有甚要而未舉者。或有已舉而辨析未清者。幸讀者更有以教我。吾文雖論及文學。幸讀者勿以文學視吾文。苟免於浮夸含混之譏。斯已焉耳。

以上略述一多之相對性及其歧義竟。

(第二節完 本篇未完)

述

學

原书空白

中國文化史

第三編 近世史

第一章 元明時海上之交通

中國近世之歷史與上世中世之區別有三（一）則東方之文化無特殊之進步僅能維持繼續爲保守之事業而西方之宗教學術物質思想逐漸輸入別開一新局面也（二）則從前之國家雖與四裔交往頻繁而中國常屹立于諸國之上其歷史雖兼及各國純爲一國家之歷史自元明以來始與西方諸國有對等之交際而中國歷史亦植身於世界各國之列也（三）則因前二種之關係而大陸之歷史變而爲海洋之歷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爲最大之關鍵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學術輸入之漸當先觀察元明時海上之交通焉。

海上交通爲東西兩方之共業而其性質又分爲君主與羣衆之兩動機當元世祖時專務遠略已屢遣使招諭海外諸番。

元史馬八兒等國傳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索多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番十六年遣廣東招討司達嚕噶齊楊庭璧招俱藍

二十三年海外諸番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

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丁謙元史外夷傳考證。馬八兒在今南印度馬都刺部地。俱藍在其北。實索爾國。羅洲西北海中。小島。丁阿兒即丁嚙奴。來來地未詳。急蘭亦解。即吉蘭丹。蘇木都刺亦即蘇門答刺。

馬哥博羅奉庫噶丁公主至印度。途經黑海。赴君士但丁。而返威尼斯。

馬哥博羅遊記卷首。大可汗遣庫噶丁 *Kogatin* 公主嫁印度藩王阿爾貢。 *Arghun* 派馬哥父子等三人為駕駛使。造樓船十四艘。

貯二年之糧。行三閱月。至爪哇。又經十八月之久。始抵阿爾貢王之境。尼古羅等聞大可汗薨逝。從此絕東返之念。先至達拉布松。

Trebizond 在黑海之濱。由此再赴君士但丁。經希臘而至威尼斯。時千二百九十五年也。元成宗元年

其時航海雖未能直至歐洲。然航行之利。已為時人所公認矣。

馬哥博羅遊記卷首。印使偕公主入面。大可汗備陳舟行之利。費用既省。歷時尤迅。

明初恆遣使海外。

明史外國傳。洪武二年。遣官諭占城。三年。遣使臣郭徵等諭真臘。呂宗俊等諭暹羅。行人趙述諭三佛齊。御史張敬之福建

行省都事沈秩使渤泥。永樂元年。中官尹慶諭古里及柯枝。

鄭和奉使。尤傳為盛事。

明史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成祖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

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備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

羅、古里印度之古滿刺加、渤泥、蘇們答刺、阿魯滿刺加西北海峽亞羅亞羣島柯枝孟買科坎傍大葛蘭、小葛蘭卞力咳至西洋瑣里、瑣里蘇門達

錫里耶地加異勒、阿撥、把丹未詳南亞里南渤甘把里未詳錫蘭山、喃勃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波斯南比刺、溜山、孫刺溜山即民大威

刺西南比利孫木骨都東非洲東麻林非洲東索馬拉刺撒阿刺伯祖法兒阿刺伯哈達拉沙里灣泥未詳竹步錫蘭西榜葛刺

刺皆相近島名。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

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

東南海島幾無在無明人之足迹焉。

宋代置市舶司於廣杭明泉諸州。

宋史食貨志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閩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貿易。以金銀繒錢

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璣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

而禁人民私與蕃人貿易。

宋史食貨志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元豐中禁人私販。然不能絕。

元明因之。官置市舶。

元史食貨志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孟古岱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司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船

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

明史食貨志。太祖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罷之。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中雖數有廢置。要皆官營商業也。而閩廣各省。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以海洋爲謀生之所。

清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內地賤菲無足重輕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

時時有冒禁下海者。

東西洋考。萬歷二十一年。倭寇朝鮮。閩以震鄰。禁止通販。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竟走遠夷。

良者則爲海商。黠者則爲海寇。

東西洋考。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翻載歸來。貧者爲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爲亂。潰裂以出。其久潛縱於外者。既觸網不敢歸。又連結遠夷。嚮導以入。

明史所載林道乾、梁道明、陳祖義、張璉等。皆國人之富於冒險。性爲羣衆。開拓海上航業商業者也。

林梁等事蹟見明史外國傳。

使其時西人不垂涎東亞。相繼遠航。吾華民族亦必日趨於海上生活。而與歐人接觸。適會是時。西人忽

起尋覓新地之慾而東西之接觸。乃若電氣之相引矣。

歐人之至中國行蹤可考者。當首推馬哥博羅家三人。

馬哥博羅遊記序。當達達爾諸王之治亞細亞內地也。各君其土。而受節制於蒙古大帝。故威令行而道路不梗。商旅稱便。歐洲客商。聯袂而往。或謀什百之利。或圖仕祿於諸王之朝。意大利威尼斯人馬非倭 *Maifeo*。尼古羅 *Nicolo*。兄弟。因購珍寶。渡黑海。達巴爾喀 (*Barka*) 朝之都。居一載。獲利甚厚。展轉至布哈爾。Bokhara。適巴爾喀之從兄弟呼拉古 *Hulagu*。遣使赴忽必烈。道經布哈爾。與馬非倭兄弟遇。與之談甚歡。約共朝忽必烈。歷一年而達帝都。可汗廷見馬非倭兄弟。命偕蒙古大員一人。往使羅馬。見教皇。馬非倭等於是西行。比抵威尼斯。則尼古羅之妻已亡。遺一子名馬哥 *Marcos*。馬非倭遂偕弟及姪赴阿克爾 *Acre*。阿克爾之教皇格里各烈十世 (*Gregory X*)。授之敕書。餽贈蒙古帝以珍物。馬非倭等既取道東北。經由大亞米尼阿。波斯屬之伊拉克。庫拉桑。巴爾克。巴達克商等處。入唐古特境。經沙州。肅州。而至於山西之太原。馬非倭等見蒙古帝。呈教皇敕書。帝甚嘉其忠信。見尼古羅旁侍一少年。問知爲尼古羅之子。命留侍左右。派爲皇室職員。馬哥自居宮禁以後。習學東方禮節語文。更得帝之優遇。常遣之查辦事件。一日江南道副使出缺。帝即命馬哥署理。在任凡三載。馬哥之父及叔。亦同邀恩遇。初到時。尼古羅等建議。能造戰時利器。便於射遠。蒙帝試之而佳。即命監工製造。後此蒙兵攻克襄陽城。即利用此火器也。博羅氏父子兄弟至中國後十七年。方請於帝。護送公主歸國。

然其來也。遵陸而行。僅歸時由海道至印度波斯耳。歐亞之直接通航。始於葡萄牙人華斯哥德噶馬。東

西之周迴通航始於葡萄牙人馬基倫。自此兩航路開闢而亞洲若重造一新天地焉。

有明初年。葡萄牙王子奄利及約翰二世。富於野心。獎勵航海術。

東邦近世史一四一五年明永樂十三年葡萄牙王子亨利攻回教徒於摩洛哥北岸。時俘囚中有通亞非利加之地理。盛說印度之殷富者。

王子聞之。雄心勃起。乃毅然欲探險阿非利加之地。遂設商船學校。建測候所。刻意研究星學數學。以全力獎勵航海術。一四六〇

年明天順四年亨利死時。綜計新發見之海岸。共一千八百哩。舊傳亨利在當時有舟子之號。信不誣也。葡王約翰二世。紹舟子亨利

之遺志。派遣遠征隊。一四八六年明成化十二年巴沙洛矛地阿治 Bartholomeu Diaz 遂至亞非利加南端。名其地曰荒崎。Cada

Formentos。約翰二世嫌其名不雅馴。改曰喜望峯。Cado Daboa Esparany 無幾哥倫布復發見西方新世界。歐洲諸國咸屬

耳目焉。及約翰二世殂。馬諾耶 Manoel 爾繼之。華斯哥德鳴馬 Vasco da Gama 遂發見印度航路。

而南歐之人。以商業之關係。尤熱心於開闢新航路。

東邦近世史西一四五三年明景泰四年回教信徒土耳其人種攻陷東羅馬首府君士但丁堡。黑海地方之東洋貿易頓至萎靡不振。其

欲發見達於東亞之航路。實南歐有志者之一大宗旨也。

弘治十一年西九一四年華斯哥德鳴馬至印度之加爾各達。葡人因之殖民於印度。以臥亞為根據地。

西方東侵史華斯哥德鳴馬於一四九七年七月八日發國都里斯本。巡航非洲南端。至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日。達印度馬拉巴海

岸之加爾各達。是實東西洋海路交通之始。東西交通史中當大書特書者也。哥倫布之發見美洲。前乎此者僅六年。故西大陸之

發見東洋航路之開始。同爲十五世紀末十年間之大紀念也。葡萄牙人雖發見馬拉巴海岸。尙難以爲貿易之地。蓋不徒土人所在排斥葡人。埃及人亦恐葡人廢其舊路。而與威斯尼人共援印度土人以抗葡師。及達爾麥達率大軍來印度。一五〇九年正明年德四。大破埃及海軍於堤湖。葡人在東洋之勢力乃稍定。後塔爾波噶爾喀 D' Albuquerque 爲總督。日圖侵略土地。一五一〇年正德五年。取臥亞。翌年取麻刺甲。一五一五年正德十年。取忽魯謨斯。自是而後。葡人勢力益臻隆盛。西自阿刺伯海岸。東至麻刺甲。俱有其貿易地。餘若錫蘭、蘇門答刺、爪哇、麻刺甲諸島。亦無不有葡人之車轍馬迹。

正德十六年西一五年五 馬基倫至斐律賓羣島。西班牙人因之殖民於斐律賓。以呂宋爲根據地。

章起渭編譯西洋通史。一五一九年正德十年德十。葡人馬基倫 Magellan 受西班牙國之命。率船五隻。發航大西洋。從巴他哥尼亞之沿岸南進。通航於南亞美利加最南之海峽。出外洋。見海上波靜風穩。命名爲太平洋。進航西北。凡數月。遂以一五二一年發見斐律賓羣島。馬基倫不幸爲土人所殺害。然其所率之船。更橫行印度洋。迂回阿非利加而歸航於本國。

東邦近世史。一五七〇年明隆慶四年隆慶。西班牙將列加斯秘 L'gado 入馬尼拉。以該市爲羣島首府。

萬曆三十年西一六年六 荷蘭創立東印度公司。通商於爪哇蘇門答臘諸島。以巴達維亞 Batavia 爲根據地。

西力東漸史。荷蘭人華恩食斯考敦 Jan Huijen Van Linschoten 嘗爲臥亞大僧正。久居印度。歸國後。公其記錄於世。俾國人周知東洋諸國之情事。又有考納達斯霍脫曼 Cornelius Houman 者。結船隊。從事遠征。力抗葡人於海上。視察蘇門答臘爪哇

諸島而歸。於是荷人競派遠征船隊至東洋。從事探險。一六〇二年二月二十日。設立荷爾東印度公司。合二千一百五十三股而成。握喜望峯與馬基倫海峽間之貿易權。一六二一年明年建巴達維亞府於噶羅巴。

英法諸國亦相繼設立東印度公司。

東邦近世史一五九九年明萬曆二十七年倫敦商人會議組織公司。與印度貿易。女王伊利沙白亦遣使至莫臥兒帝之朝。求許特權於英國公司。千六百年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遂得王室之准憑。組織公司。通商東印度。一六一四年萬曆四十二年設居留地於蘇拉特。

又一六〇四年萬曆三十二年法國亨利四世即位。始下許可設立東印度公司之諭。其中屢經停辦。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第四次設立東印度公司。翌年。遂設居留地於麻打拉薩。

侵尋及於中國而租地通商之事起矣。

葡萄牙人之至中國。當明武宗時。

東邦近世史。滿刺加占領後五年。有葡人拉斐爾伯斯德羅 *Rafael Perestrello* 者。乘蓬船至中國。時在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船之揭有歐洲國旗而至中國者。以是為嚆矢。翌年。費爾諾比勒司又以葡船四艘。馬來船四艘。至廣東。為地方官所歡迎。得許可。碇泊三竈島。未幾。葡人之航中國者。歲益衆。漸至寧波。設商會於其地。又與廈門通商。

明史外國傳佛郎機即葡人。以其名。誤以為佛郎機。近滿刺加。正德中。據滿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

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資緣鎮守中貴。許入兵。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

至嘉靖中。遂租壕鏡爲居留地。

明史外國傳。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渤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使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櫺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髮赤鬚。好經商。恃強陵轍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系臘國。所產多犀象珠貝。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給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爲誓。不相負。

東邦近世史一五三七年嘉靖十年廣東附近有葡人居留地三所。卽三龜島電白縣及媽港是也。媽港據澳門紀略所載。則謂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有都指揮黃慶者。受葡人鉅賄。代請上官。以澳門爲通商地。使年貢地租二萬金。至一五五三年嘉靖三十年葡船遭風。水漬貢物。乞與暴之之地。海道副使汪柏許之。由是來者益衆。而考諸池哈爾之中國史。則言嘉靖海賊張希洛據澳門。地方官藉歐人之援討滅之。因以是地酬歐洲人云。

荷蘭人涎其利。亦欲市於澳。澳人拒之。遂去而據澎湖臺灣。

明史外國傳荷蘭又名紅毛番。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頰偉倍常。萬歷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及咬囉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和蘭人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會即駕二大艦直抵澎湖。時三十二年之七月。迅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當事屢遣使諭之。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後又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

斯時西人之市於吾國。海疆與華人之市於滿刺加呂宋及南洋諸島者。已可爲東西文化之媒介矣。然商人徒知貿遷。未足以語文化。至利瑪竇等遠來傳教。而天文。歷算。地理。格致。諸學。乃大興焉。

第二章 西教之東來

西教之入中國也久矣。在唐爲景教。

唐僧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玄齡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大帝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玄宗天寶三載。大

秦國有僧倍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倍和於興慶宮修功德。肅宗皇帝於靈武等郡重立景寺。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參觀本期插畫第二幅

葉奕苞金石錄補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國。自唐迄今其教遍天下矣。

林洞來齋金石考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卜葬幼子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今在西安城西

金勝寺內。按此碑今已移至西安城中文廟碑林內。頗漫滅。

錢大昕景教考萬歷間長安民錫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

在宋爲一賜樂業教。

開封重建清真寺記。夫一賜樂業立教祖師阿無羅漢。迺盤古阿訖十九代孫也。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

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宗隆興元年癸

未。列轍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大明太祖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惟

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貴李節李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等。正經曉熟。勸人爲善。呼爲滿喇。弘治二年清真後

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

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一賜樂業或翻以色列。Israel猶太民族也。清真寺與回教寺同名。乃猶太教而非回教。道經摩西五經

也。七十姓或疑爲十七姓之譌。因碑中所列適十七姓。而教衆之知名者。又無在十七姓之外也。咸豐初有教士購得開封猶

太人譜牒一本。中有希伯來名。亦有漢名。弘治碑謂李俺艾等姓進西洋布於宋。俺都刺始建寺者。必譜牒所傳。故能言之鑿鑿。當其始至。尚沿猶太民族。歷元迄明。乃改漢姓。

在元爲也里可溫教。

元史世祖紀。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泰定紀。泰定元年二月。宣諭也里可溫各如其教。具戒。

又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九月。楊廷璧招撫海外南番。萬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

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化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

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餘。祖師麻兒

也里牙靈迹十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爲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

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志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云。據此則薛迷思賢

乃西洋之地面也。而也里可溫卽天主教矣。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

也里可溫當卽景教之遺緒。陳垣曰。唐景教爲聶斯托爾派。Nestorian。非羅馬派。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也里可溫者在時。基督教之通稱也。其所以混稱之由。則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學說之微。或在

儀文之末。均爲
教外人所不辨。

是皆在中國書籍碑版信而可徵者。外史載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國者尤多。

黃伯祿正教奉褒。定宗時宗室廷臣多有奉教者。定宗之母昭慈太后信教甚誠。殿前建有聖堂。每值教中禮期。昭慈太后暨奉教王

公大臣詣堂瞻禮。教士柏朗嘉賓日爾曼人回西朝覲教宗。太后賜狐皮緞袍以壯行色。憲宗六年宋理宗寶祐四年法蘭西國王類思遣教

士羅柏魯法蘭西人奉國書東來通問。齋贈錦幃一頂。幃上綵繡教中聖像。羅柏魯駐京敷教。釋氏羣起攻訐。帝令僧徒與教士各述

其過。互相辯駁。派大臣監之。僧理窮辭遁。世祖至元八年宋廢宗咸淳七年遣使臣齋禮物。遣往西國覲教宗。請派教士東來傳教。偉立

爾、莫尼各老等奉派同使臣來華。構堂傳教。至元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復遣大臣赴西國謁覲教宗。至元二十七年。若望高未諾意大利國

人等奉派來華。抵京。帝禮之加厚。京內有大堂三座。一與宮殿毗連。成宗朝西國教士踵至。大德十一年。教宗教授若望高未諾

為北京大主教。隸屬各省主教七員。士庶感化入教者三萬餘人。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十三世紀末佛蘭結司哥會 (Franciscan) 教士伊大利人若望高未諾受羅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經印

度來支那。得世祖忽必烈許可。建加特力克 (Catholic) 教堂四所於北京。受洗者達六千人。學希臘羅馬語者達百五十人。

然其教在中國無大關係。僅如摩尼祆教等得一部分之信從耳。景教經文傳入中國。雖有譯本。亦未傳播。

燉煌石室祕寶。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末附諸經名。曰敬禮常明皇樂經。宣元至本經。志元安樂經。天寶藏經。多

惠聖王經。阿思瞿利容經。渾元經。通真經。寶明經。傳化經。罄遺經。原靈經。述略經。三際經。徵詰經。寧思

經 宣義經 師利海經 寶路法王經 刪河律經 藝利月思經 寧耶環經 儀則律經 毗遏啟經 三威讚經 牟世

法王經 伊利耶經 遏弗林經 報信法王經 彌施訶自在天地經 四門經 啟真經 摩薩吉斯經 慈利波經 烏沙

那經。跋曰。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屈於中夏。並

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復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存貝皮夾。猶未繙譯。羅振玉曰。景數古

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開封回民家。得猶太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奇。羅馬教皇許。今此讀首尾完好。復附景教經目三十種。足資彼教之考證。

一賜樂業教經僅藏於寺。其數更不迨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響。其存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弘治碑言正經一部五十三卷。當是摩西五經。五經者。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也。明天順

以前。開封本寺。祇得道經一部。天順間。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往寧波取經一部。寧波趙應。又賈來一部。正德間。維揚金溥。又請來一

部。正德以後。其教浸盛。百年之間。道經由四部增至一十三部。據貝教士所見。有一卷字大而清晰。其字體半似比國安懷士城之

希伯來文。聖經半似一五三一年。嘉靖十年在波蘭韋敦堡所印之希伯來。迦勒底語辭典。其字下端無點。上端則有多點。今已有十部

為歐美人所購去。康熙碑稱寺中有方經。散經數十冊。大別言之。則教律。教規。禮儀。祈禱文書。及猶太年表。日歷。節令。開封猶太

民族譜牒之屬。正經散經均用羊革書寫。為上古式。兩端有軸。上下有柄。以便卷舒。方經則用厚紙編訂。如今書本式。

中國、耶、教、之、盛、實、由、於、歐、洲、之、改、革、宗、教。

東邦近世史西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德國神學教習馬丁路德。草其意見九十五條。張於威敦堡教堂。嗣後歐洲各國反抗羅馬教皇。至釀改革宗教之大亂。教皇權勢日衰。西班牙人路拉 Loyala 驟起。欲自內部改良舊教。而組織耶穌會。西一五四零年嘉靖十九年受教皇認可。益大事運動。不惟侵略新教盛行之北歐諸國。且傳基督教於五十年前所發見之各地。而其傳教東洋也。以西一五四一年為嚆矢。其徒賽維兒 Xavier 自里斯本起程。翌年五月六日至印度臥亞。專盡力於振興東洋耶穌會之事業。一五七七年萬曆四年臥亞遂為大僧正之任地。

由印度滿刺加而漸及於中國。

東邦近世史賽維兒以一五五二年嘉靖三十一年自臥亞赴支那。既抵滿刺加。使節被留。乃單身赴支那。死於澳門西南三十里之三竈島。自利瑪竇等來華。而文士信從者衆。

明史外國傳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耶穌生於如德亞。 Judea 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郊外。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為所誘。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

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

至明之季年奉教者達數千人。

黃伯祿正教奉。稟統計明季奉教者有數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內官四十。顯宦四。貢士十。舉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啟。少京兆楊廷筠。太僕卿李之藻。大學士葉益藩。左參議瞿汝說。忠宣公瞿式耜。爲奉教中尤著者。

比明之亡。永歷太妃且致書羅馬教皇及耶穌會總統。祈保其國中興。

永歷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敕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教。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教。待太平之後。卽著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情事。卽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敕。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

高勞永歷太妃遺使於羅馬教皇。順治五年。卽桂王由榔稱號永歷之二年。提督李成棟以廣東附於桂王由榔。由榔由桂林移居肇慶。其太監龐天壽。以天主教理陳說於太妃。太妃之稱。本通鑑輯覽。太妃王氏。湖廣人。故明桂王常瀛之繼室。由榔之嫡母也。太妃既奉

天主教。令由榔生母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禮於司鐸瞿紗微。由榔亦於祭臺前行跪叩禮。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

生子慈烜亦受洗。太妃乃遣使至澳門。求司鐸行彌撒大祭。太妃以大燔龍銀香爐二對、鑲花銀瓶二對、鑲花銀燭奴二對、獻於祭臺上。另贈三銀瓶於耶穌會三會長。遂於陽歷十月三十一日、舉大禮彌撒。禮畢、澳門葡總督設盛筵款使者。並贈火槍百枝以佐其行。順治七年、即永歷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妃欲遣使至羅馬、見教皇、為明祈福。司禮太監龐天壽願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許。天壽遂薦神父卜彌格充使。齋書二通。一為太妃肅教皇箋。一為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卜彌格至澳門。以事留一年。始西渡。至印度臥亞上陸。西行經波斯、西里亞等國。入地中海。二年後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及至羅馬。適新教皇亞立山第七即位。驗明使節。乃蒙召見。覆書即由卜彌格攜回。到中國時。約在順治十二三年之間。然卜彌格奉使後。未數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寧。太妃亦於次年卒於田州。覆書達否。不可知矣。卜彌格所齋太妃肅教皇箋、致耶穌會總統書、及龐天壽奉教皇書。今均存羅馬耶穌會藏書樓內。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

而清廷亦尊崇教士。至予以漢人之封職。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睿親王之占領北京也。欲舉城而充滿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內。漢民一律退出。湯若望呈書於睿親王。宣武門內之聖堂邸第。及阜城門外之瑩域。得以保存。順治帝賞湯若望以欽崇天道之匾額。順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銜。八年。敘通議大夫。父祖父則追封通奉大夫。母祖母則追封二品夫人。十五年。更有恩命。晉敘光祿大夫。祖先三代則追賜一品封典。相傳世祖對彼之隆遇。逾於恆格。召對不呼其名。用瑪法貴叟之意之滿語代之。得隨意出入內廷。蓋滿人與西人皆以夷種見薄於中國。遂鑑於漢人之偏見。力持公平之態度。奪漢人之官爵。加於西夷之首。而湯若望等亦藉此以為正教發達之捷徑焉。

康熙中，各省信耶教者，至達十數萬人焉。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十七紀世之末，教士所到之各省，信徒大增。當其最盛之時，屬於教會之教堂，廣東有七所，江南有百餘所。一六六三年^{康熙二年}，十二省信徒達十二萬人。六省信徒其數未詳，然亦決非少數。一六九六年^{康熙十五年}，在北京受洗者六百三十人。

教士之入中國也，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利瑪竇上明神宗疏，臣本國極遠，從來貢獻所不通。邈聞天朝聲教文物，竊欲霑被其餘，終身為氓庶不虛生。用是辭離本國，航海而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緣音譯未通，有同暗啞。僦居學習語言文字，淹留肇慶韶州二府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凡經籍亦略誦記，粗得其旨。

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蹟，其居端州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編，無不盡暢其意義。姑蘇瞿太素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遊，勸利子服儒服。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崇奉釋氏，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學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東來，其言多與孔孟合。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明末清初時代，宣教師不獨富於殉教之精神，且審察支那之風俗習慣，自將支那所嘲笑為蠻夷風之洋裝，易而為中國士人之服裝，起居飲食，全與支那人同，向支那人並自稱為支那人。^{此殆指若輩改姓名而言}且恐社會攻擊基督教，思有以辯護之。

遂自受支那士人之教育。練習其言語文字。對於下等社會。則以淺易演說。講明基督教之福音。對於士人社會。則用流暢醇雅之漢文。從科學上立論。漸次說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此等方法。蓋彼等特所注意者也。當時之宣教師。除直接反背教旨。違逆聖訓外。務爲保全支那人固有之信仰習慣。其信徒亦能得崇拜祖先之許可。然當未許以前。幾經躊躇。幾經學者士人上下議論。卒以支那人之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祐聰明利祿而然。祭祀祖先。則出於親愛之義。孝思之念。所謂報本反始之禮。而非以求福祐。謂立祖先牌。非謂祖先之魂在上。不過子孫追遠。稍抒如在之懷。至於郊天之典禮。非祀蒼蒼有形之天。乃敬天地萬物之原。此孔子所謂郊祀之禮。以事上帝也。因此宣教師等知支那人之祖先崇拜。無論如何形式。亦非迷信之教義。故遂予以許可也。

其所譯述之經籍。雖未能如釋氏之學之深博。而歷算格致之學。實足以開近世之風氣。其詳見後他所著書。如七克等詞旨。淵粹頗似儒家之言。

龐迪我著七克分伏傲解貪坊淫熄忿釋饜平妬策怠七篇。

非若後世之教士。凶獷粗鄙。與中國文教大相逕庭也。故自萬歷以來。雖迭經排斥。

明史外國傳意大里亞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與侍郎沈灌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天主教煽惑羣衆。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據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令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

而爲之辯護者。且謂其獨合於儒家。

黃伯祿正教奉。褒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徐光啟奏。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爲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爲宗本。以保救身靈爲切要。以忠孝慈愛爲工夫。以遷善改惡爲入門。以懺悔滌除爲進修。以先天真福爲作善之榮賞。諸陪臣之言。與儒家相合。與釋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憤嫉。是以謗害中傷。乞命諸陪臣與有名僧道互相辨駁。推勘窮盡。務求歸一。仍令儒學之臣。共論定之。

其後羅馬教皇嚴禁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儀式。始與中國禮教抵觸。而遭清廷之禁止焉。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一七零四年康熙四十四年羅馬教皇克列門第十。使安吉阿其何教長次魯囊爲代表。至北京。予以教書。謂對於基督

教之神。不許用天之稱號。對於支那之基督教信徒。嚴禁祖先崇拜之儀式。康熙帝爲詳細說明支那崇拜祖先之趣意。次魯囊訖未發表教皇之教書。僅以己之名義摘要公布。排斥帝對於神學之意見。凡不從教皇教令者。卽行退去。於是帝命捕之。遣送於澳門。使葡萄牙人監視之。次魯囊遂於一七一零年康熙四十四年死於獄中。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教皇伯納其克特第十四。發表教書。不從教皇教書之宣教師。處以破門之罰。由是支那之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儀式。於是後之宣教師問題。遂生非常之影響。清國以羅馬教皇擅干涉國內事。以其命令行於國內。則爲侵害國家之獨立。故於一七零七年康熙四十六年清政府定一限制。非有內務部印票之宣教師。概令退去澳門。各地方之天主教堂。概行禁止。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依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之奏。禁止一切外人留任內地。違者決不得歸本國云。此後百數十年間。清廷政府對於基督教徒之態度。非無寬嚴之別。然卒未撤回其禁止之命令。

第三章 明季之腐敗及滿清之勃興

朱明之亡。亡於流賊及滿清。此盡人所知也。然流賊及滿清所以能亡明者。實由於明室朝野上下之腐敗。不此之責。第歸咎於流賊及滿清。無當也。當明之中葉。士氣已壞。觀宗臣報劉一丈書。即可知其時士大夫之無恥。

宗臣報劉一丈書。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將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矣。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即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至其末造。腐敗益甚。官府壞於吏胥。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

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吏既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卽其名姓且不能徧知。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於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

地方壞於鄉紳。

明代紳權最重。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明鄉官虐民之害一則。已詳言之。觀虞陽說苑載張漢儒攻訐錢謙益瞿式耜之疏。可見晚明風氣一斑。其略曰。謙益以賣舉人錢千秋事露。廷鞠問杖回籍矣。式耜以受賄濫薦胡平表冒功陞磨。奉旨削奪爲民矣。無奈兩人性同虎狼。行若禽獸。平日暗布私書。潛託神棍。久住京師。探聽朝廷舉動。不時飛報。鑽謀起廢。及至居鄉。儼然以原官自待。倚恃撫按有司。或門生。或故舊。或同年。或相知。每遇歲科兩考。說入學科舉遺才幫補數十餘名。不得四五千金不止。遇有富豪假命。不詐三四千金不厭。更有同類縉紳。或勢衰。或物故。毋論宗黨。毋論姻親。乘機挾詐。不得萬餘金不止。一遇撫按復命。揮金賄屬。呈縣呈學。巧砌豔語。朦朧引薦。又錢謙益瞿式耜兩人。主使腹僕腹幹如鄒日升。安如磐。周憲昌。劉時升。張永祚等。充糧吏庫吏。出放在手。侵沒惟命。一遇派兌。先將官戶名下。積勾成合。積合成升。通計合縣四十八萬之倉糧。一筆勾銷矣。至於解放錢糧。則又貪婪加二。加三之解頭。囑託縣官。先將應緩錢糧放出。而京邊金花兵餉。積侵至崇禎七八九年數萬餘兩。不顧也。甚至一班奸胥。狐朋狗黨。包婦買娼。晝夜呼盧。或假印。或假牌。或以千計。或以萬計。起批掛號。瓜分浪用。現今侵欺事露。拚賄賂主。雖經憲提憲捉。究竟免責。

免比。

兵不教練而肆搶掠。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憶記。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陲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窠矣。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

又御史王孫蕃疏曰。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二日。劉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篋之謠。一家有銀錢。卽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

將無學術而務欺詐。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毅宗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三二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同事鹵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文臣也。建義於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騰浮雲起。以其衆幸富貴矣。

又萬歷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

貪鄙奢淫者相望於社會。

顧炎武日知錄。自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

塗炭。夫亦有以致之矣。

又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不敗。

趙翼廿二史劄記。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親。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

吏治日媿。民生日蹙。而國亦以亡矣。此是約舉明史循吏傳序語。而文與史序不同。

而所謂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樹黨相攻。各立門戶。至國亡而不已。

明史呂大器等傳。贊明自神宗而後。寢微寢滅。不可復振。揆厥所由。國是紛呶。朝端水火。寧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

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都翻案之故態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歷末年。廷臣務爲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部黨各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

大夫多附之。旣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共指爲邪黨。天啟初。趙南星等柄政。廢斥殆盡。及魏忠賢勢盛。被

斥者咸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赴羶。而科道轉爲其鷹犬。周志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卽敗。今則權璫

反藉言官爲報復。言官又借權璫爲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崇禎帝登極。閹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習。則

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噂沓。以至於亡。

此毫無文化之滿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國也。

滿洲之興。固無所謂盛德大業。徒以部落褊小。上下一心。事多公開。不得欺隱。

清開國方略。太祖以議政王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奸宄不生。遺物於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之。刈穫既畢。始縱牧羣於山野。毋敢竊害者。每行軍。隊伍整肅。節制嚴明。克城破敵之後。察核將士功罪。當罰者雖親不貸。當賞者雖疏不遺。是以將士効命奮勇。所向無敵。

又太祖諭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前以大臣額亦都有私訴於家者。不執送。已論討。茲播告國中。自貝勒大臣以下。有罪。當靜聽公斷。執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私訴於家者。即當執送。不執送而私斷者。治罪弗貸。

無明人之腐敗氣習。故能乘明之弊。力征經營。不二十年。遂竊神器。觀其初興之時。尙無文字。第藉蒙古字以創滿文。

清開國方略。己亥年明萬曆十七年二。創制國書。時國中文移往來。皆習蒙古字。譯蒙古語。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

書。二臣辭曰。蒙古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改制也。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爲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爲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爲易耶。二臣對曰。以我國語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難耳。太祖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

雖經達海之增益亦未能造成一國之學術。謹可藉以翻譯漢籍。

盛京通志達海姓覺爾察。隸正藍旗滿洲。九歲即通滿漢文義。按達海以天聰六年卒。年三十八歲。則其九歲弱冠。賜居內院。

司文翰。正訂國書。更爲對音切字諧聲。文義周密。譯明會典。素書三略諸書。莫不稱善。天聰四年。譯書成。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命

曰巴克什。六年。詳定國書字體。酌加圈點。六月。病卒。

清通志。太宗命達海巴克什等翻譯書籍。庫爾禪等記注政事。諭達海增加圈點。四庫提要。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

綴國語成句。尙未別爲書體。太宗始命巴克什庫爾禪擬造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語。今內閣所貯舊

籍。即其初體。厥後增加圈點。音義益詳。按二書所言不同。據康熙八年聖祖諭達海巴克什通滿漢文字。於滿書加圈點。

也。

其人之鄙塞可知。憑藉運會。及得漢人之指導。始知所謂官制朝儀。

清開國方略。天聰五年七月。始設六部。時吏部有李廷庚。戶部有吳守進。禮部有金玉和。兵部有金六年。集分掌六部貝勒論

曰。國家初設六部承政參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見朝會之時。坐立無序。尊卑紊越。將何以肅體統。爾等宜傳令滿漢蒙古諸臣。按

次就班。各加整飭。

又。天聰六年正月。行新定朝儀。自太宗即位以來。凡朝會行禮。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並隨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

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爲序。五年十二月。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踰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酌定儀制。諸

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太宗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命大貝勒代善與衆共議。大貝勒代善曰：我等並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面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外國諸蒙古坐於我等之下，方爲允協。據此知滿洲初興，並無所謂君臣上下，一切禮制，皆由漢人指導而後仿行耳。

入關以後，惟以兵力刑力劫制漢人，使不得逞，他無所建設也。

清代官制，滿漢之人並用。漢官率無實權，滿官又無知識，故其立國仍沿明弊，而任胥吏。觀清季陳璧請除各衙門積弊疏，可知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

光緒政要載陳璧請除各衙門積弊事宜疏。光緒十七年。國家定制以六曹總理庶務，若網在綱，天下大政咸受成於是，法非不盡善。然行之既久而百弊叢生者，何也？官不親其事，而吏乃攘臂縱橫而出於其間也。夫所謂大政者，銓選也，處分也，財賦也，典禮也，人命也，訟獄也，工程也。以吏爲之，銓選可疾可滯，處分可輕可重，財賦可侵可蝕，典禮可舉可廢，人命可出可入，訟獄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減，使費既贏，則援案以准之，求貸不遂，則援案以駁之，人人憤怨而不能指其非，天下之亂恆必由之。然而公卿大夫不惟不能攬除，且倚若左右手，而聽其指揮者，何也？官非不欲親其事，而例案太繁，不肖者與吏分肥，任其弄法舞文，無所不至。二百餘年以來，名臣魁儒慷慨憂時之士，痛心扼腕，大聲疾呼，以求去其積弊而不能勝。

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至於兵制，則以猜忌漢人故，列置滿蒙之兵，以守各地，名曰駐防。

清會典兵部。駐防則受治於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防守尉，而以達於部，皆專城各設其同城駐防官，以飭旗務。凡將軍十有三

人。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江寧。福州。都統二人。熱河。副都統三十有三人。副都統專城者。密雲。山海關。興寧。金州。杭州。荆州。西安。寧夏。伊犁。成都。廣州。都統二人。林。曼爾根城。黑龍江城。呼蘭城。青州。京口。涼州。各一人。其與將軍同城者。盛京。吉林。齊齊哈爾。江寧。福州。杭州。乍浦。成都。寧夏。各一人。荆州。西安。伊犁。廣州。各二人。城守尉十有六人。協領一百五十有六人。防守尉十有八人。佐領七百五十有五人。防禦六百二十有五人。驍騎校九百一十有二人。

而漢人之兵。別爲綠營。任其窳敗。以免叛亂。

王慶雲石渠餘紀。康熙四十二年。以各省營員藉親丁食糧之名。任意虛冒。多寡不等。令廷臣集議。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親丁名糧數目。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五十一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虛名冒餉疏。言冊上有兵。伍內無兵。紙上有餉。軍中無餉。其得箇在於侵餉之官。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自召募悉用舊名。於是新收開除無從稽核。凡入侵餉之彙者。雖查點摘發。亦不可究詰矣。

當其盛時。征伐四裔。率恃旗兵。及其衰也。旗綠俱敝。無以禦侮。乃恃所謂團練勇丁焉。故清代兵將之腐敗。自駐防練勇外。亦無異於明也。

清之所異於明者。在摧挫士氣。抑制紳權。自明之亡。學士大夫起兵死義者。相望於東南。經數十年始定。故清之治術。一面誘以名位利祿。一面脅以刑罰殺戮。而後各地帖伏。無復明代紳士囂張之勢矣。清之入關。既以圈地薙髮等事肆毒。

王慶雲石渠餘紀。紀圈地。順治元年。諭戶部。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爾部清釐。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於是巡按御史柳寅

東條上滿漢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爲旗人指圈者，速以他處補給。美惡務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撥。然旗下退出荒地，與游牧投來人丁，皆復行圈補。又有因圈補而並圈接壤民地者。

東華錄：順治元年五月庚寅，攝政睿親王諭兵部，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撫。檄文到日，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軍民免其遷徙。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定行問罪。戊戌，諭故明官員軍民人等，諭到俱卽薙髮，改行安業。毋怙前非，倘有故違，卽行誅剿。辛亥，諭兵部，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蓄髮。二年六月丙辰，諭豫親王多鐸等，各郡邑投誠官員，俱開明履歷，分別註冊。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丙寅，諭禮部，向來薙髮之制，不卽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薙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實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復爲此事瀆進章奏，欲將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從本朝制度，不得違異。該部卽行傳諭京城內外，並直隸各省府州縣衛所城堡等處，俾文武衙門官吏師生，一應軍民人等，一體遵行。

而懲治紳士尤嚴。

東華錄：順治三年四月壬寅，諭戶部，運屬鼎新，法當革故。前朝宗姓，已比齊民。舊日鄉紳，豈容冒濫。聞直隸及各省地方，在籍文武，未經本朝錄用者，仍以向來品級名色，擅用新頒帽頂束帶，交結官府，武斷鄉曲，冒免徭賦，累害小民。甚至貨郎粟盛，動以見朝赴監。

爲名。妄言復用。藐玩有司。不當差役。且有閩廣蜀滇等處地方。見任僞官。阻兵抗順。而父子兄弟仍依恃紳衿。肆行無忌。種種不法。意圖殃民。深爲可恨。自今諭示之後。將前代鄉宦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汛差役。與民一體均當。蒙混冒免者。治以重罪。

如江南奏銷之禍。

董含三岡識略。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免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草。大樹釘。蘇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賬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復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紜。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

研堂見聞雜記。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衿寄籍其間。卽終身無半錢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蟬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胃。正供之欠數十萬。天子震怒。特差滿官一員。至練川勘實。取其名籍。造冊以報。奉旨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

以及各省科場之狀。

孟森心史叢刊。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爲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伎求之士稱快。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誅戮

及遭成者無數。其時發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屠戮同胞。以洩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丁酉獄蔓延幾及全國。以順天江南兩省爲鉅。次則河南。又次則山東山西。共五闈。明時江南與順天俱有國子監。俱爲全國士子所萃。非一省之關係而已也。清兵下江南。雖已改應天府爲江寧。廢去南雍。然士子耳目。尙以順天江南爲觀瞻所係。是年科場大獄。卽以此兩闈爲最慘。同時並舉。以聳動迷信科舉之漢兒。用意至爲明顯。研堂見聞雜記。科場之事。明季卽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之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爲道地。或伏謁。或爲之行金。購於諸上臺。使得棘園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順治丁酉壬子間。營求者蝟集。各分房之所許。兩座師之心約。以及京中貴人之所密屬。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闈中無以爲計。各開張姓名。擇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間取一二孤貧。以塞人口。然晨星稀點而已。至北闈尤甚。北闈分房諸公及兩座主。大率皆輦下貴人。未入場已得按圖挨次。知某人必入。故營求者先期定券。萬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鷺。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則不名一錢。無不獲也。若善爲聲名游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額。或以價忽驟溢。遜去。蓋榜發無此中人矣。於是蜚語上聞。天子赫怒。逮繫諸房官舉子。株及者亦皆嚴刑榜掠。三木囊頭。南闈發榜後。衆大譁。於是連逮十八房官及兩主司。凡南北舉子。皆另覆試。兵番雜沓。以旁邏之。如是者三試而後已。是役也。師生牽連就逮。或立就械。或於數千里外。銀鑰提鎖。家業化爲灰塵。妻子流離。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間者。血肉狼藉。長流萬里。

皆明之積弊。至清而始發者。雖以懲創貪猾。抑制豪強。而士氣燔然矣。清之學者。有謹守臥碑之語。臥碑者。順治朝所頒。以誥誡學校生員者也。

清會典明倫堂之左。刊立世祖章皇帝欽定臥碑。曉示生員。其文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二)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三)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行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四)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五)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六)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為師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七)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八)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臥碑之制。始於明史選舉志。洪武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鑄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其不遵者。以違制論。正統以後。

教官之黜降。生員之充發。皆廢格不行。即臥碑亦具文矣。續通考。洪武十五年五月。頒禁例於天下學校。鑄勒臥碑。置明倫堂左。不遵者以違制論。臥碑禁例。(一)府州縣生員。有大事干己者。許父兄弟陳訴。非大事毋輕出門。(二)生員優才。欲行非為。必再三懇告。不陷父母於危亡。(三)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四)生員學。體。竭誠訓導。愚蒙。毋致懈惰。(五)提調正官。務常加考校。敦厚勸敏。者進之。懈怠不進者。斥之。(六)在野賢人。有練達論。體。敦誠。王道者。許所在有司。給引赴京。陳奏。不許在家實封入遞。觀其條文。並不禁止立盟結社。此野賢人之別也。

蓋明季學校中人結社立盟其權勢往往足以劫制官吏清初以臥碑禁之而後官權日尊惟所欲爲爲士者一言建白卽以違制論無知小民更不敢自陳其利病矣故吾國無民治自清始清之摧挫民治自士始今日束身自好之士漠視地方利病不敢一謀公益之事者其風皆臥碑養成論者不察動以學者不知社會國家之事歸咎於古代之聖賢豈知言哉。

第四章 西方學術之輸入

利瑪竇等之來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既貢地誌時鐘兼自述其製器觀象之能明其不徒恃傳教爲生也。

利瑪竇上神宗疏謹以原摺本國土物所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敬獻御前。又臣於本國忝與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脗合倘蒙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利瑪竇入北京後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餘觀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啓等名士之歸依則加特力克教之成功可概見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絕對信仰教宗要皆利瑪竇誘引法與中國固有思想不甚背馳當時士人對於西洋科學需要頗急致使然也利瑪竇既譯幾何學即幾何原本又著多種科學書公布於世。

然利氏譯書教學初未大用泊明季因歷法之外召用其徒而歷算之學始興。

明史。歷志。黃帝迄秦。歷凡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統歷。實卽元之授時。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嘗改憲。成化以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歷者紛紛。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歷書一百三十餘卷。多發古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然亦未及頒行。又萬曆三十八年。欽天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范守己疏駁其誤。禮官因請博求知歷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幾歷法靡差。於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峨、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歷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歷法例。取知歷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瑪竇進貢十物。而迪峨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歷法。禮部因奏精通歷法如邢雲路、范守己。爲時所推。請授京卿。共理歷事。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歷理。可與迪峨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擬改。然歷法疏密。莫顯於交食。欲議修歷。必重測驗。乞敕所司修治儀器。以便復事。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參預歷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爲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銜南京太僕少卿。奏上西洋歷法。略言臺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迪峨三拔及華民陽瑪諾等。言其所論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歷法譯出成書。禮科姚永濟亦以爲言。時庶務因循。未暇開局也。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時刻與光啟互異。已而光啟法驗。餘皆疏。帝切責監官。於是禮部奏開局修改。乃以光啟督修歷法。光啟舉南京太僕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報可。九月癸卯。開歷局。三

年。玉函卒。又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算。光啟進本部尙書。仍督修歷法。四年正月。光啟進歷書二十四卷。四月。又進歷書二十一卷。是年又進歷書三十卷。明年冬十月。光啟以病辭歷務。以山東參政李天經代之。逾月而光啟卒。七年。天經繕進歷書。凡二十九卷。並星屏一具。俱光啟督率西人所造也。天經又進歷書三十二卷。並日晷星晷諸儀器。八年四月。又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歷及參訂歷法條議二十六則。是時新法書器俱完。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魁等多方阻撓。內官實左右之。以故帝意不能決。十一年正月。進天經光祿寺卿。仍管歷務。十六年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爲大統歷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滿清因之。遂用新法所製之歷。曰時憲歷。

東華錄。順治元年六月。修正歷法。西洋人湯若望啓言。臣於明崇禎二年來京。曾用西洋新法釐正舊歷。製有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盡進內廷。以推測屢屢密合。近聞諸器盡遭賊毀。臣擬另製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西洋新法推步京師所。有日食限分秒並起復方法圖象。與各省所見日食多寡先後不同諸數。開列呈覽。乞敕該部屆期公同測驗。攝政睿親王諭。舊歷歲久差謬。西洋新法屢屢密合。知道了。此本內日食分秒時刻起復方位。並直省見食有多寡先後不同。具見推算詳審。俟先期二日來說。以便遣官公同測驗。其窺測諸器。速造進覽。七月丁亥。禮部啓言。定鼎燕京。應頒寶歷。據欽天監咨稱新法推註已成。請易新名。伏候欽定。以便頒行。攝政睿親王諭。治歷明時。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歷。以迓天休。誠爲大典。宜名爲時憲歷。用稱朝廷憲天。又民至意。自明歲順治二年爲始。即用新歷。頒行天下。

而湯若望、南懷仁等均授官掌歷。

阮元嗜人傳。湯若望字道未。明崇禎二年入中國。次年五月。徵若望供事歷局。順治二年十一月。以若望掌欽天監事。管欽天監印信。累加太僕太常寺卿。敕賜通微教師。康熙十七年卒。

又南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九年爲欽天監副。十二年擢監正。南懷仁後官至通政使。加工部侍郎銜。賜諡勤敏。傳未載。

雖經吳明烜楊光先等攻訐。嘗罷西法。仍用大統歷。然其推測至精。中法及回回法均所不及。故其後仍用時憲歷。一依西法行之。迄於清末焉。

阮元嗜人傳。順治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疏言若望舛謬三事。命大臣等公同測驗。議明烜詐妄之罪。康熙四年。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言若望新法十謬及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王大臣等集議。若望及所屬各員俱罷黜治罪。於是廢西法。仍用大統歷。至康熙九年。復用新法。

又康熙初年。吳明烜楊光先等以舊法點竄新歷。以致天道勿協。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南懷仁與監官質辨。越明年丁酉正月。諸大臣同赴觀象臺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懷仁預推度數與所測皆符。明烜所指不實。大臣等請將康熙九年時憲書交南懷仁推算。從之。遂以懷仁爲監副。

測候天象。必資儀器。明代欽天監所用儀器。多沿元舊。

江寧府志觀象臺。元至正元年建。明改爲欽天臺。劉樹聲云。幼時猶見有小方銅架。中插方柱近丈。爲量世尺。又有大方銅架。懸渾珠。又有矮銅架。鑿斷足銅糖。

南京天文臺記一二八〇年十一月。元天祖詔修正歷法。欽天監諸臣具奏。開封府先朝遺留天文儀器甚多。然無一足裨實用。帝於

是重造渾天儀日規及其他儀器。

按元史天文志。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興定。鼎於燕。其初。鑄用金。鑄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

精妙。即此文所稱重造渾天儀之事也。

並命每器一式製十三分。分賜各行省。南京天文臺之建築。蓋即規畫於是時。其地發見之儀器。亦即此十

三分之一。使南京官書之記載爲可信。則南京天文臺之建築。動議雖在於一二八〇年。世祖之朝。而實施則直在百年以後。即

一三八一年也。明洪武十四年臺之遺址。在山巔之平原。地形長方。廣約廿五畝。至三十畝。長稍過之。其間有平房一所。門南向。爲占星者

居室。又有稍高之臺。形四方。則所以陳列儀器。其器皆置於露天之臺上。儀器凡四事。利瑪竇及其弟子輩。嘗考察此四儀器。有

所傳述。頗足爲後人所利賴。第一儀器爲一銅製球。徑長約一畝。又二分之一。球面止刻子午線及平行線。無他標記。其下安一

銅製之立方體。立方體之頂。有一圓穴。球半陷其中。其旁有一小門。人得入其內。以旋轉球。第二儀器爲渾天儀。其質及直徑。皆

與第一儀器同。上有緯線及極線。緯線凡三百六十五度。又若干分。下支一金屬之管。形如鎗。可以自由撥動。以示星之高距。第

三儀器爲日規。約高三尺。安於一長方大理石之南端。石之四周。圍以溝。所以驗水平也。石上亦刻有分數。第四儀器最大且最

備。亦測量之器。有三大環。製以銅。直徑各長一畝。又五十粉。所以象赤道黃道子午線。又有一環可活動。附一管。蓋用以示星之位

置。器之安放。在一平面大理石桌上。四周亦繞以溝。據利氏所述。此種儀器。製作皆極精妙。所用材料皆甚耐久。利氏見此器時。

在一六〇〇年。距製作之時。已二百五十年。而其器猶煥然若新。其作工之巧。可以想見。惟在科學上之價值。則殊遜。其所分三百

六十五度。又若干分。無論於天象不相干。即其所分亦殊不平均。是足以見當日天文家智識之陋矣。

徐光啓修歷首請造器。

黃伯祿正教奉褒崇禎二年。徐光啓奏請造象限儀六、紀限儀三、平懸渾儀三、交食儀一、列宿經緯天球一、萬國經緯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轉盤星球三、候時鐘三、望遠鏡三。報允。

湯若望續成之。旋毀於流賊。

黃伯祿正教奉褒崇禎七年。湯若望進呈歷書星屏。其時日晷星晷窺筒諸儀器俱已製成。奏聞。上命太監盧維寧、魏國徵至局驗試用法。旋令若望將儀器親齎進呈。督工築臺陳設宮廷。賊毀之手見前

清初復命南懷仁製之。

清通考康熙八年六月。令改造觀象臺儀器。先是七年七月。欽天監副吳明烜言。推歷以黃道爲驗。黃道以渾儀爲準。今觀象臺渾儀損壞。亟宜修整。下禮部議。尋以取到元郭守敬儀器于江南。即南京觀象臺之儀器。移至北京。不果行。至是南懷仁爲監副。疏請改造。從之。十三年正月。掌欽天監事南懷仁以新製天體儀、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告成。將製法用法繪圖列說。名新製靈臺儀象志。疏呈御覽。得旨。儀象告成。製造精密。南懷仁勤勞可嘉。下部優敘。

清之製歷所以測驗精密而分秒無差恃此也。其後又製有儀器多種。

清通考康熙二十年二月。製簡平儀、地平半圓日晷儀。三十二年四月。製三辰簡平地合璧儀。五十二年二月。命監臣紀利安製地平經緯儀。五十三年二月。製星晷儀、製四游表半圓儀、製方矩象限儀。乾隆九年二月。製三辰公晷儀、製看朔望入交儀。

製六合驗時儀。製方月晷儀。十九年三辰公晷儀成。命名璣衡撫辰儀。

蓋清代諸帝。既聞西人之學。說亦究心於歷算天文之學。故奕世製作不厭求詳。其為德國掠取而復送回者。即觀象臺所陳南懷仁等所製諸器也。

光緒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京。德國掠取渾天儀二具。天象球一具。和限儀一。晝夜儀一。及巴黎和約。將所得之儀器交還中國。始復歸

於北京。報載其裝載此項儀器共五十六箱。重三萬六千餘羅格爾姆。

元與西域交通。已知所謂地球。

元史天文志。世祖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

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

而元明間人。猶未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而後知有五大洲。

明史外國傳。意大利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

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

阮元疇人傳。利瑪竇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直行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高一度。南極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低一度。南極高一度。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

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周。有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二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予自太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綫。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峯。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峯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

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爲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

艾儒略職方外紀序。昔神皇盛際。聖化翔洽。無遠弗賓。吾友利氏齋進萬國圖誌。已而吾友龐氏又奉繙譯西刻地圖之命。據所聞見。譯爲圖說。以獻都人士。多樂道之者。但未經刻本以傳。迨至今上御極。儒畧不敏。幸廁觀光。慨慕前麻。誠不忍其久而湮滅也。偶從蠶簡。得觀所遺舊稿。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爲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

四庫全書提要職方外紀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於天啓癸亥。蓋因利瑪竇龐迪我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爲自古輿圖所不載。分天下爲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二曰歐邏巴洲。三曰利未亞洲。四曰亞墨利加。五曰墨瓦蠟尼加。前冠以萬國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

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尤有功於吾國焉。

黃伯祿正教奉褒。康熙四十七年。諭傳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郭。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是年派日爾蔓人白進。費隱。法蘭西人雷孝思。杜德美等。往蒙古及直隸。四十九年。費隱等往黑龍江。五十年。雷孝思等往山東。費隱等往山西陝西甘肅。五十一年。法蘭西人馮秉正。德瑪諾等。往河南江南浙江福建。五十二年。法蘭西人湯尙賢。葡萄牙人麥大成等。往江西廣東廣西。

費隱、潘如法往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等往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測圖。五十六年，各省地圖繪畢，白進等彙成總圖一幅，並分圖進呈。聖祖命名皇輿全覽圖，卽世所稱康熙內府輿圖也。

明季西教士攜主中國書籍至多，所譯述亦至夥。鄧玉函所述奇器圖說，則力藝學之權輿也。

王徵遠西奇器圖說，最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國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百之什一耳。

四庫全書提要奇器圖說三卷，明西洋人鄧玉函撰。諸器圖說明王徵撰。徵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揚州府推官。嘗詢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因以其國所傳文字口授徵，譯爲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又謂之力藝。大旨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則卽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引重等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爲詳備。諸器圖說凡圖十一，各爲之說。而附以銘贊。乃徵所作。亦具有思致。

徐光啓嘗欲因其法以興農田水利。

四庫全書提要農政全書六十卷。明徐光啓撰。總括農家諸書，哀爲一集。備錄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爲泰西水法。

又泰西水法六卷。明萬曆壬子，西洋熊三拔撰。是書書記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龍尾車，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車，附以專筒車。曰復升車，附以雙升車。用挈井泉之水。三卷曰水庫記，用蘆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餘，皆尋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療病之水。五卷

曰水法或問。備言水性。六卷則諸器之圖式也。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爲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務工巧。爲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

丁世之亂。亦無人推演其緒。以利民生。惟製造火器一事。小試於明。後遂爲滿清屠殺漢人之具。亦可慨矣。明初得交趾礮法。始創神機營。

明史兵志。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

比。葡萄荷二國人東來。遂有所謂佛郎機、紅夷等。

明史兵志。嘉靖八年。始從右都御史汗鏐言。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佛郎機者。國名也。正德末。其國舶至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其後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啓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

啓禎間。屢命教士製造銃礮。

黃伯祿正教。奉褒。天啓二年。上依部議。敕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民等。製造銃礮。以資戎行。崇禎三年。先是天啓元年。部臣議招寓居

澳門精明火礮之西洋人來內地。協助攻禦。至是龍華民畢方濟奉旨前往。招勸殷商等集資捐助火礮。教士陸若漢、紳士公沙的西勞。率領本國人多名。攜帶銃礮前來。效力寧遠、涿州等處。屢次退敵。後登萊之役。公沙的西勞及同伴多人陣亡。陸若漢亦受傷。

九年兵部疏稱羅雅各等指授開放銃礮諸法頗爲得力降旨優給田房。十三年兵部傳旨著湯若望指樣監造戰礮若望先鑄鋼礮二十位帝派大臣驗放驗得精堅利用奏聞詔再鑄五百位。

而用之不得其人轉以資敵。

明史兵志崇禎時大學士徐光啓請令西洋人製造大礮發各鎮然將帥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關三大營兵不戰而潰鎗礮皆爲賊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發礮擊賊時中官已多異志皆空器貯藥取聲震而已。

清之興也以礮之力其製法蓋傳自明人。

清通考太宗天聰五年紅衣大礮成。安紅衣當即明史之紅衣。清人諱夷故稱紅衣。欽定名鑄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日造督造官總兵官

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啓明備禦祝世隆鑄匠王天相資守位鐵匠劉計平先是未備火器造礮自此始其年征明久圍大凌河而功以成用大將軍力也自後師行必攜之。

及康熙中迭命南懷仁製造大礮遂半各地。

清通考康熙十三年諭兵部大軍進剿須用火礮著治理歷法南懷仁鑄造大礮輕利以便涉。

黃伯祿正教奉褒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南懷仁奉旨鑄造戰礮三百二十位二十年八月十一日礮位告成上粹御服貂裘賜南懷仁並獎慰曰爾向年製造各礮陝西湖廣江西等省已有功效今之新礮較爲更好。

又南懷仁自康熙十三年迄十五年共製大小礮一百二十位至二十一年四月吏部題稱工部疏稱欽天監治理歷法加通政使司

通政使南懷仁先鑄礮一百三十二位。又神威礮二百四十位。指樣製造精堅。應交吏部議敘等語。查南懷仁指樣製造礮位精堅。應加工部右侍郎職銜。

以敬天、信道之人而專造利器。以助滿人之兵力。亦可謂不善用其學矣。其後清人專以算數製造為西人之特長。遣學譯書首重此事。而不知仿行其學以謀民利。亦清初之歷史。有以固其思想也。嗚呼。

明末清初在中國之耶穌會士及著書一覽表

錄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原表有遺漏及失誤處今為增改編者識)

【原名】	【漢名】	【本國】	【到終中國年代及地點】	【所著書】
Aleni (Giulio)	艾儒略	意大利	西紀一六一三(萬歷四十一年) 西紀一六四九年八月二日(順治六年)福州	彌撒祭義、耶穌言行、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出像經解、體禱文、坤輿圖說、十靈篇、景教碑頌、正集、楊正規、園行、張彌克遺蹟、萬物真源、夢歌、罪、聖教、四、山、論、學、紀、聖體、要法、職方外紀、性學、餘、西、天、主、降、生、引、學、凡、大、西、利、泰、子、傳、學、大、西、利、泰、西、思、及、艾、先、生、語、錄、及、先、生、行、述、西、海、艾、先、生、行、略、泰、西、思
Benevente (Alvare)	白亞維	西班牙	西紀一六八〇(康熙九年)未詳	要經略解

Bouvet (Jaochin)	白晉	法蘭西	西紀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 西紀一七三〇(雍正八年)北京	天學本義 古今敬天鑒
Brancati (Fran esco)	潘國光	意大利	西紀一六三七(崇禎十年) 西紀一六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康熙十年)上海	十誠勸諭 聖規儀 聖教四規 聖安德 助宗徒瞻禮 天階 瞻禮口鐸 天神規課 天神會談
Brollo (Basilio)	葉宗賢		西紀一六八四(康熙二十三年) 西紀一七〇四年七月十六日 (康熙四十三年)西安	宗元直指
Buglio (Luigi)	利類思	意大利	西紀一六三七(崇禎十年) 西紀一六八四年十月七日 (康 熙二十三年) 北京	天主正教約微 主教要旨 超性學要 子說司鐸要典 性靈說 不得已辨 覽西方要紀(與南懷仁安文思合撰) 聖母小日課 典 已亡者日課 聖教簡要 善終瘞瘞禮 先生行述 天聖體 三位一體 萬物原 始 天神形物之造 靈魂 首人受造 昭 祀經典 進呈騰論 聖事體典
Castner (Gaspar)	龐嘉賓	日耳曼	西紀一六七九(康熙十八年) 西紀一七〇九年二月九日 (康 熙四十八年) 北京	
Cattaneo (Lazzane)	郭居靜	瑞士	西紀一五九七(萬曆二十五年) 西紀一六四〇(崇禎十年)杭州	性靈詣主
Chavagnac (Emeric de)	沙守真		西紀一七〇〇(康熙四十一年) 西紀一七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康熙五十六年(饒州)未確)	真道自證
Costa (Ignario da)	郭納爵	葡萄牙	西紀一六三四(崇禎七年) 西紀一六六六(康熙五年)廣東	原染虧益 身後編 老人妙處教要
Couplet (Philippe)	柏應理	比利時	西紀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 西紀一六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康熙三十二年) 臥亞	天主聖教永瞻禮單 天主聖教 百問答 四末真論 聖坡而日亞行實 聖若瑟禱文 周歲聖人行略

Cunha (Simon da)	瞿西滿	葡萄牙	西紀一六二九(崇禎二年) 西紀一六六〇年九月(康熙元年) 年)澳門	經要直指
Dentrechilles (Frdneois Xavier)	殷宏緒	法蘭西	西紀一六九八(康熙三十七年) 西紀一七四一(乾隆六年)	主經體味 逆耳忠言 莫居凶惡勸 訓慰 神編
Diaz (Emmanuel Jean- ne)	陽瑪諾	葡萄牙	西紀一六一〇(萬曆三十八年) 西紀一六五九年三月四日(順 治六年)杭州	聖若瑟行實天問略十誠真詮聖經直解天 學聖要唐景敘碑頌正詮代疑論袖珍日課 經世全書經世全書句解避罪指南天神禱文
Duarte (Jean)	聶若望	葡萄牙	西紀一七〇〇(康熙三十九年) 未詳	八天避靜神書
Ferran (Andre)	郎安德	葡萄牙	西紀一六五八(順治十六年) 西紀一六六一(順治十八年)福 州	
Ferreira (Gaspar)	費奇規	葡萄牙	西紀一六〇四(萬曆三十二年) 西紀一六四九(順治六年)	振心諸經 周年主保聖人單 玫瑰經十五 編
Figueredo (Roderic de)	費樂德	西班牙	西紀一六二二(天啓二年) 西紀一六四二年十月九日(崇 禎十五年)開封	念經總續 聖教源流 念經勸
Fraes (Joas)	伏若望	葡萄牙	西紀一六二四(天啓四年) 西紀一六三八(崇禎二年)七月二日(崇 禎十一年)杭州	五傷經禮規程 善終助功 苦難禱文
Furtado (Francisco)	傅汎際	葡萄牙	西紀一六二一(天啓元年) 西紀一六五三年二月一日(順 治十年)澳門	名埋探 寰有詮
Goivea (Antonio de)	何大化	葡萄牙	西紀一六三六(崇禎九年) 西紀一六七七年二月十四日(康 熙十六年)福州	蒙引要覽
Gravina (Gerommo de)	賈宜陸	意大利	西紀一六三七(崇禎十年) 西紀一六六二年九月四日(康 熙元年)漳州	提正編 辨惑論

Greslon (Adrien)	聶仲遷	法蘭西	西紀一六七五(康熙十四年) 西紀一六九七年三月(康熙十八年)	古聖行實
Hinderer (Romain)	德瑪諾	法蘭西	西紀一七〇七(康熙十六年) 西紀一七四四年八月四日(乾隆九年)	與彌撒功程
Intorcetta (Prospero)	殷鐸澤	意大利	西紀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 西紀一六九六年十月三日(康熙十七年)	耶穌會例 西文四書直解 泰西般覺斯先生行述
Kogler (Ignace)	戴進賢	日耳曼	西紀一七一六(康熙五十五年) 西紀一七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十一年)	歷象考成後編 儀象考成 璣衡撫辰儀記
Lobelli (Giovanni-Andrea)	陵安德		西紀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 西紀一六八三(康熙二十二年)	聖教略說 眞福直指 善生福終正路 聖教問答 聖教撮言 聖教要理 默想大全 默想規矩 萬民四末圖
Longobardi (Nicolao)	龍華民	意大利	西紀一五九七(萬曆二十五年) 西紀一六五四年九月一日(順治十年)	死說 念珠規程 靈魂道體 聖教日課 聖若撒法始末 地震解 急救事宜 聖人禱文
Magarhaens (Gabriel de)	安文思	葡萄牙	西紀一六四〇(崇禎十三年) 西紀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康熙十六年)	復活論
Maila (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 de)	馮秉正	法蘭西	西紀一七〇三(康熙四十二年) 西紀一七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十二年)	明來集說 聖心規程 聖體仁愛經規條 聖經廣益 盛世芻蕘 聖年廣益 避靜彙鈔
Martini (Martino)	衛匡國	匈牙利	西紀一六四三(崇禎十六年) 西紀一六六一(順治十八年)	眞主靈性理證 述反篇
Mendez (Manoel)	孟由義	葡萄牙	西紀一六八四(康熙二十三年) 西紀一七四三年十二月(乾隆八年)	
Monteiro (Joao)	孟儒望	葡萄牙	西紀一六三七(崇禎十年) 西紀一六四八(順治五年)	天學略義 天學辨敬錄 炤迷鏡

Mobel (Jaques)	穆迪我	荷蘭	西紀一六五七(順治十四年) 西紀一六九二年六月二日(康熙三十一年)武昌	聖洗規儀 同
Noel (Francois)	衛方濟	比利時	西紀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 西紀一七二九年九月十七日(雍正七年)Dillio	人罪至重
Ortiz (Horhis)	白多瑪	西班牙	西紀一六九五(康熙三十五年) 未詳	聖教功要 四絡略意
Pantoja (Diego de)	龐迪我	西班牙	西紀一五九九(萬曆二十七年) 西紀一六一八年一月一日(萬曆四十六年)澳門	耶穌苦難禱文 未來辯論 天主實義續編 龐子遺詮 七克大全 天神魔魂說 人類原始 受難始末 辯揭奏疏
Parrnin (Domingue)	巴多明	法蘭西	西紀一六八九(康熙三十八年) 西紀一七四一年九月二日(乾隆六年)北京	濟美篇 德行譜
Pereyra (Thomas)	徐日昇	西班牙	西紀一六七三(康熙十二年) 西紀一七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熙四十七年)北京	南先生行述 律呂正義續篇
Pinnela (Pedoro)	賓紐拉	墨西哥	西紀一六七六(康熙十五年) 西紀一七〇四年七月三十日(康熙四十三年)漳州	初會問答 永暫定衡 大赦解略 默想神功 哀於煉靈略說
Premare (JosephMarie de)	馬若瑟	葡萄牙	西紀一六九八(康熙三十八年) 西紀一七三八年九月十七日(乾隆三年)澳門	聖若瑟傳 楊淇園行蹟
Rho (Giacomo)	羅雅各	意大利	西紀一六二四(天啓四年) 西紀一七三八年九月十七日(乾隆三年)澳門	聖教啓蒙 齋克 哀於行詮 求說 聖記 百言 聖母經解 周歲警言 測量全義 比例規解 五緯表 五緯歷緯 月離歷指 月離表 月躔歷指 日躔表 赤黃正球 籌算 歷引 日躔考 晝夜刻分

Ricci (Matteo)	利瑪竇	意大利	西紀一五八三(萬曆十一年) 西紀一六一〇年五月二日(萬曆三十八年)北京	天主實義 幾何原本 交友論 同文算指 通篇 西國記法 勾股義 二十五言 圓 容較義 畸人十篇 徐光啓行畧 辨學遺 牘 乾坤體義 經天該 奏疏 齋旨 測 量法義 西字奇蹟 渾蓋通憲圖說 萬國 輿圖 西琴曲意
Rooha (Joao da)	羅如望	葡萄牙	西紀一五九八(萬曆十六年) 西紀一六二三年二月(天啓三年) 杭州	天主聖教啓蒙 啓蒙 天主聖像略說
Rougemont (Francois)	盧日滿	荷蘭	西紀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 西紀一六七六年二月四日(康熙十五年)漳州	要理六端 天主聖教要理 問世編
Rudomina (Andre)	盧安德	利查尼	西紀一六二六(天啓六年) 西紀一六三二年九月五日(崇禎五年)福州	
Ruggieri (Michele)	羅明堅	意大利	西紀一五八一(萬曆九年) 西紀一六六七年五月二日(康熙六年)	天主聖教實錄
Sambiasi (Francesco)	畢方濟	意大利	西紀一六一四(萬曆四十二年) 西紀一六四九(順治六年)廣東	畫符 睡畫二答 靈言畫勺 奏摺 皇帝 御製詩
San Juan Bautista (Manuel de)	利安寧	西班牙	西紀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 西紀一七一〇年二月十日(康熙四十九年)北京	破迷集 聖文都樂聖母日課
San Poscual (Augustin de)	利安定	西班牙	西紀一六七〇(康熙九年) 西紀一六九五(康熙三十四年) 未詳何地	永福天衢 天成人要集
Santa Maria (Antonio de)	利奧圖	西班牙	西紀一六三三(崇禎六年) 西紀一六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康熙八年)廣東	正學鑲石

Sande (Eduard da)	孟三德	葡萄牙	西紀一五八五(萬歷十三年) 西紀一六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萬歷二十八年)澳門	崇禎歷書(預修) 長歷補註解惑 主制羣 徵 主教緣起 進呈圖像 渾天儀說
Schall von Bell (Johannes Adam)	湯若望	日耳曼	西紀一六二二(天啓二年) 西紀一六六六年又一六六九年 八月十五日北京	眞福訓詮 古今交日考 西洋測日歷 星 圖 交食歷指 交食表 恆星歷測 恆星 表 共譯各圖 八線表 恆星出沒 學歷 小辨 測食略 測天略說 大測 奏疏 新歷曉惑 新法歷引 歷法 西傳 新法 表異 勅諭禱文 遠鏡說 火攻揭要
Semedo (Alvaro)	魯德照	葡萄牙	西紀一六一三(萬歷四十一年) 西紀一六五八年五月(日)(順 治十五年)澳門	字考
Silva (Antonio de)	林安多	葡萄牙	西紀一六九五(康熙三十四年) 未詳	崇修精蘊
Soerio (Joao)	蘇如漢	葡萄牙	西紀一五九五(萬歷二十三年) 西紀一六〇七年八月(萬歷三 十五年)澳門	聖教約言
Tellez (Moncel)	德瑪諾	葡萄牙	西紀一七〇四(康熙四十二年) 西紀一七三三(雍正元年)饒州	顯像十五端玫瑰經
Terenz (Jean)	鄧玉函	日耳曼	西紀一六二一(天啓元年) 西紀一六三〇(崇禎三年)北京	遠西器奇圖說 人身說 既 測天約說 黃 赤距度表 正球升度表 大測
Trigault (Nicolas)	金尼閣	法蘭西	西紀一六二六年(萬歷四十四年) 西紀一六二八年二月十四日(崇 禎元年)杭州	宗徒禱文 西儒耳目資 況義(日索寓言 選集) 意拾諭言(同上) 推歷年瞻禮法
Tudeschini (Augustin)	杜奧定	日 奴	西紀一五九八(萬歷二十六年) 西紀一六四三(崇禎十六年)福 州	渡海苦蹟記 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跡

Ursis (Sabathinus de)	熊三拔	意大利	西紀一六〇六(萬曆三十四年) 西紀一六二〇年五月三日(泰昌元年)澳門	泰西水法 表度說 簡平儀說
Vagnoni (Alfonso)	高一志 王豐肅	意大利	西紀一六〇五(萬曆三十五年) 西紀一六四〇年四月十九日(崇禎十三年)漳州	則聖十篇 齋家西學 天主聖教 聖人行 實達道紀言 四末論 修才西學 聖人學 行實 神鬼真紀 教要解略 寰宇始末 聖母 格致 西學治平 斐錄彙答 童幼教育 空際
Vare (Francisco)	萬濟谷		西紀一六五四(順治十一年) 未詳	聖教明證
Verbiest (Ferdinand)	南懷仁	比利時	西紀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 西紀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康熙二十七年)北京	安推吉凶辯 熙朝定案 驗氣圖說 坤輿 圖說 告解原義 善惡報略 教要序論 永年表 測念記略 儀象志 儀象圖 規 星圖 赤道南 北星圖 坤輿全圖 簡平 形性 推光向 異圖 推預推紀 目司總圖 理推各國說 御覽簡平新 學用法 盛京推算表 神武圖說 進呈窮理
Xavier (Saint Francois de)	方濟各	西班牙	未詳 西紀一五五二年三月二日(嘉靖三十一年)上川島	

第五章 清代之開拓

元代疆域最廣。然其藩部與治理中國之法迥殊。元史地理志僅載中書省及行中書省所屬之路府州縣。西北諸藩。則附錄其地名。不能詳其建置道里也。

元史西北地附錄。馮來帖本兒月祖伯不賽因三藩所轄之地。及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清代考求元史者。據經世大典。圖推究其方位。證以今地。十九可信。學者須讀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丁謙經世大典圖考等書。

明之疆域。殆僅得元之半。爲直隸者二。爲市政使司者十三。西北各地。仍爲蒙古所有。交趾布政司立而復廢。故亦無足稱述。惟元明兩朝。開關雲貴等省。及置川廣等土司於中國本部。亦有開拓之功。欲知清代之開拓者。不可不考其由來也。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自開元之季。南詔漸強。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貞元十年。改國號曰南詔。大中十三年。改稱大禮。光化四年。國亂。改稱大長和。後唐天成三年。國號大天興。明年。稱大義寧。石晉天福二年。屬於大理。宋初因之。自熙寧八年以後。段氏衰。元祐元年。高氏代立。號大中國。元符二年。段氏復興。號後理國。淳祐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蒙古忽必烈滅大理。前後凡二十二年。歷

三百五十年。段氏雖滅。元人復設大理路軍民總管府。以段氏子孫世守其職。元至元十三年。立雲南等處行中書省。元亡。其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及段明分據其

地。洪武十五年。討平之。始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又。貴州禹貢荆梁二州荒裔。自春秋以來。皆爲蠻夷地。漢時亦爲牂柯南境。三國時。相傳諸葛武侯封牂柯蠻酋濟火爲羅甸王。國於此。唐時。羅羅鬼主居之。宋時。爲羅施鬼國地。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隸四川行省。至元二十八年。改隸湖廣行省。明初。以其地分隸四川湖廣雲南三布政司。洪武十五年。設貴州都指揮使司。永樂十一年。始建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明史土司列傳西南諸蠻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南之夜郎靡莫印祚爨爨之屬皆是也。自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盤踞數千里。種類殊別。歷代以來。自相君長。迨明鍾元故事。大爲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始備。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卽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號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縣之名。亦往往有之。

清起滿洲。撫有東胡及內蒙諸部。入關後。奄有明代兩直隸十三布政司之地。

康熙元年設安徽巡撫。六年設江蘇安徽兩布政使司。始

分兩省。南直隸爲江蘇安徽二省。又分湖廣爲湖北湖南兩省。各設布政使司治之。陝西甘肅亦於康熙元年分治。康熙二十二年收臺灣。三十六年平外蒙古。乾隆二

十二年平準部。二十四年平回部。遂合爲新疆省。而青海蒙古西藏喇嘛。亦於康雍間先後用兵平之。其幅員之遼廓。遠非宋明所及。故清代諸帝恆以此自詡。然屬地既多。治理匪易。或以宗教之異。或因種族之殊。雖同屬一主權。而文化之相去甚遠。雖及今日。亦尙未能齊一焉。

清之十八省。號曰中國本部。以大致言之。固可謂爲漢族世居之地。其文化遠過於各屬部。然卽此十八省中。人種錯雜。文言歧異。殆亦不可勝舉。西南各省之種人。曰苗。曰獠。曰蠻。曰猺。曰獯。曰猓。曰夷。曰土人。每種復分數種。至數十種。而其單種如黎人。峒人之類。復有數十種。語言文字。往往與漢人殊。風俗習慣。亦都截然不同。是固不可以一概論也。

桃明輝地理講義我國南境居民。華夏而外。種類紛繁。色目衆多。不勝縷述。近人括之以苗族。古人號之曰南蠻。今由滇蜀而東。歷黔

湖南 永順 桑植 雍正七年 桑植土司

四川 雅州 天全 雍正八年 天全土司

四川 雅州 懋功 乾隆四十年 金川土司

廣西 慶遠 東蘭 雍正七年 那地土司

廣西 鎮安 歸順 雍正七年 思恩土司

雲南 廣南 寶寧 順治十六年 廣南土司

雲南 東川 會澤 康熙三十八年 東川土司

雲南 昭通 永善 雍正六年 烏蒙土司

雲南 普洱 寧洱 雍正七年 車里土司

雲南 楚雄 姚州 清初 姚安土司

雲南 元江 新平 順治六年 元江土司

雲南 鎮沅 蒙化 康熙四年 蒙化土司

雲南 鎮沅 威遠 雍正三年 威遠土司

貴州 黎平 古州 雍正七年 生苗

四川 敘州 雷波 雍正六年 雷波土司

四川 雅州 清溪 雍正八年 黎州土司

四川 酉陽 秀山 乾隆元年 酉陽土司

廣西 太平 寧明 康熙五十八年 思明土司

廣西 泗城 西隆 雍正五年 思恩土司

雲南 開化 文山 康熙六年 教化三部土司

雲南 昭通 恩安 雍正六年 烏蒙土司

雲南 昭通 鎮雄 雍正六年 鎮雄土司

雲南 普洱 思茅 雍正七年 車里土司

雲南 順寧 緬寧 乾隆十二年 宣猛土司

雲南 鎮沅 思樂 雍正五年 鎮沅土司

雲南 鎮沅 景東 康熙四年 景東土司

貴州 貴陽 長塞 雍正四年 狆苗

貴州 銅仁 松桃 雍正八年 紅苗

貴州	鎮遠	台拱	雍正十一年	九股苗	貴州	都勻	八寨	雍正六年	天場土司
貴州	都勻	丹江	雍正六年	生苗	貴州	都勻	都江	雍正六年	生苗
貴州	安順	郎岱	康熙五年	郎岱土司	貴州	安順	歸化	雍正十二年	康佐土司
貴州	南籠	永豐	雍正五年	安籠土司	貴州	南籠	普安	順治十八年	馬乃夷地
貴州	大定	平遠	康熙三年	水西土司	貴州	大定	黔西	康熙三年	水西土司
貴州	大定	威寧	康熙三年	水西土司	貴州	大定	水城	康熙三年	水西土司
川邊	巴安	巴安	光緒三十一年	巴塘土司	川邊	巴安	鹽井	光緒三十一年	巴塘土司
川邊	巴安	三壩	光緒三十二年	巴塘土司	川邊	康定	裏化	光緒三十二年	裏塘土司
川邊	巴安	定鄉	光緒三十二年	裏塘土司	川邊	康定	稻成	光緒三十二年	裏塘土司
川邊	康定	貢嶺	光緒三十二年	裏塘土司	川邊	康定	河口	光緒三十二年	裏塘土司
川邊	康定	康定	光緒三十四年	明正土司兼通土司	川邊	登科	鄧柯	宣統元年	德格土司 高日土司 春科土司 靈葱土司
川邊	登科	德化	宣統元年	德格土司	川邊	登科	同普	宣統元年	德格土司
川邊	登科	石渠	宣統元年	德格土司	川邊	昌都	乍了	宣統三年	乍了呼圖克圖
川邊	登科	白玉	宣統元年	德格土司					

川邊 昌都 昌都 宣統三年 察木多

清季經營西康始末記西康委員有得榮塘巴地江卡地康貢覺地康桑昂地康雜瑜地康三巖地番甘孜兩書孔撒章谷土司道塢及麻書孔撒丹東魚科明正

俾斯等土司與瞻對瞻對土司鎰定橋俄里沈邊冷等委員皆未設縣治姑先設征糧委員者其奏設流官之時均在宣統中

各地種人雖與漢人迥殊然漸摩禮俗間亦與漢人同化清代諸書多有紀述之者

李宗昉黔記宋家苗在貴陽安順二屬多讀書者水犵狁在施秉餘慶等屬俱循漢禮知法畏官牂苗在清平都勻者衣服與

漢人同遵帥教多有入泮者紫蓋苗在平越州者讀書應試見之者多不識爲苗洞家苗在荔波縣雖通漢語不識文字以木

刻爲信

林溥古州雜記苗人素不識字無文券即貨賣田產惟鋸一木刻各執其半以爲符信今則附郭苗民悉教絃誦入郡庠者接踵而起

此書成於
嘉慶中

趙翼粵滇雜記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著袴某作吏致書其妻謂到任須袴而入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

檀卒說蠻諸苗中惟狃家聰慧能讀書頗有仕宦官詞臣者姓字衣飾多與漢同不悉用苗飾也狃本作仲宋家苗通漢語識文字

勤耕織嗣人衣冠如漢俗者久子弟多讀書補諸生連山八排瑤最犷悍臂微有肉尾脚皮厚寸太平日久其人向化深新興

獨重亦能文字

嚴如煜苗疆風俗考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歷書合有所控告必倩土人代書性善記懼有遺忘則結於

繩爲契券。刻木以爲信。近設苗學。嚴書亦當嘉慶中間亦有知命童子入學。日負雜糧數升。就師傅授句讀。默記而歸。中亦有甚聰俊者。挖猪中童子聰秀者。讀書識字。略解文義。書狀能自作。

右皆記乾嘉間各種人開化之狀也。而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謂龍氏爲禮樂之鄉。

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滇之東土司稱文物者。以龍氏爲最。蓋其先於周漢上諸姬也。其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而一秉周制。翩然風雅。屢屢乎禮樂之鄉。

則土司之中。亦有文化高於清代者。蓋中國聖賢之裔。淪於荒徼。不可以他地未開化之人例之也。

清初東北疆域遼廓。東有庫頁島。北踰興安嶺。南有俄之沿海州。顧以地廣而荒。不甚愛惜。自康熙迄光緒。迭爲俄人日人所侵占。遂至僅以黑龍江烏蘇里江圖們江鴨綠江爲界。然一考其內部之開化。則清之忽視東三省。殆不止於損失邊地也。蓋遼東之地久屬中國。而自遼金以降。其文化轉日晦塞。清之入關。務保守其舊俗。凡東三省悉以將軍都統治之。與內地政體迥異。至光緒末年。始仿內地行省之例。設立道府州縣。文化之不進。實由於此。又清初禁例極嚴。出入山海關。必憑文票。

楊寶柳邊紀略。凡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即進。

故漢人多不樂至其地。惟謫戍者居焉。其地之荒陋。有極可笑者。

楊寶柳邊紀。陳敬尹於順治十二年流寧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搗麻爲絮。貧者衣麕鹿皮。不知有布帛。有撥什庫某。得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見者羨焉。

方拱乾絕域紀。寧古塔無陶器。有一瓷碗。如重寶。然凡器皆木爲之。大率出土人手。有餅餌。無定名。但可入口。卽曰佳也。

方式濟龍沙紀。略東北諸部落。未隸版圖以前。無釜甑罍甗之屬。熟物剝木貯水。灼小石。焯水中數十次。淪而食之。商賈初通時。以貂

易釜。質令滿。一釜常數千貂。後漸以貂蒙口易之。

西清黑龍江外紀。黑龍江滿州漢軍。有在奉天入學之例。鄉試屆期。京師必行文給咨。取生監。不過奉行故事。其實會應童試者無

士人習漢書者。三字經、千字文外。例讀百家姓、名賢集。然於論孟學庸。略能上口卽止。間有治一經。誦古文數首者。又皆從事佔畢。

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絕少。第能句讀。都檄得其大旨。則羣起而指目爲不凡。漢軍知習漢書。然能執筆爲文者絕少。流人通文者。

例以教書自給。土人無知醫者。醫多來自內地。

此皆東三省鄙陋之實狀也。夫寧古塔等地。爲清朝發祥之所。清旣奄有天下。當先開化其祖宗故地。顧轉放棄不問。且惟恐漢人私赴其地。深閉固拒。任其自爲風氣。雖其後之漸次進化。亦由漢人流徙者漸多。使然。然清代諸帝固不欲其同化於漢人也。

清於蒙古亦取閉塞主義。因其游牧之俗。而以喇嘛教愚之。

蒙古諸部。久奉喇嘛教。初未統屬於喇嘛也。清初喀爾喀。來歸。投俄。羅新時。喇嘛呼圖克圖。勸之。

事清。故清人德之。特封爲大喇嘛。使掌黃教。雍正五年。發帑金十萬兩。建慶寧寺於庫倫。以居活佛。使如達賴喇嘛治西藏故事。於是喇嘛之權始盛。其詳見松筠級服紀略圖詩注。及高宗慶寧寺碑記。 蒙漢市易。鈐制

綦嚴。

清會典理藩院。凡互市商。給以院票。所至令將軍若大臣若扎薩克稽察之。頒其商禁。注曰。票商定限一年。催回。不準潛留各部

落娶妻立產。止准支搭帳房。不准苦蓋房屋。不准取蒙古名字。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貨物一半入官。科布多所屬

除土爾扈特和碩特。向不與商民交易。杜爾伯特。明阿特。額魯特。扎哈沁。准與商民交易外。其烏梁海一部。止准來科布多城交易。

不准商民私赴烏里雅蘇臺。北邊九站。不准商民通市。

故蒙古雖屬清二百數十年。而實未開化。

李德喀爾喀風土記。少販於蒙古諸愛瑪克。嘗至外喀爾喀。其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無機械。如游循蜚因提之世。

龔柴蒙古考。略蒙古地雖遼闊。半係沙磧不毛。戶口稀若晨星。五穀不植。草萊不闢。曠野無垠。北鄙華民。徙居其地。從事稼穡。始漸有

振興氣象。

俄人婆資德奈夜夫蒙古及蒙古人。書名由那彥烏拉稍北。爲準莫多之荒地。有中國人之廣漠耕田。此地農業之發達。近十年內事耳。

此書著於一八九二年

蓋清以蒙古爲屏藩。旣欲其愚昧無知。受中朝之籠絡。又懼漢人煽誘。謀爲不軌。以圖報復。故任其地廣人稀。絕不輕議開放。至其季年。始弛禁例。而補救已遲。雖有漢人入蒙古。從事於農商者。亦未能大著功

效也。

清於青海西藏亦皆以舊俗羈縻。惟開拓新疆以郡縣之法統治之。自乾隆中葉迄光緒末。雖漸蹙地千餘里。而天山南北兩路實日漸開化。

新疆疆略烏魯木齊亦準噶爾故地。及平定伊犁額魯特人種皆剿絕。千里空虛。渺無人煙。邇來甘省民戶移駐數千家。及內地發遣人犯數千。皆散處於昌吉瑪納斯等處。開墾草萊充斥。其地爲四達之區。以故字號店舖鱗次櫛比。市衢寬敞。人民雜糅。茶寮酒肆。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一不備。繁華富庶。甲於關外。迪化州屬阜康昌吉兩縣。建立賢宮及文武二廟。州學縣學歲取諸生十餘名。彬彬乎玉帛鼓鐘。厚敷其地矣。

又葉爾羌回疆一大城也。中國商賈山陝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克什米爾等處。皆來貿易。每當會期。貨若雲屯。人如蜂聚。奇珍異寶。往往有之。

王樹枏新疆建置志。迪化府西北路一大都會也。華戎商賈良細。挾資斧往來。聚族列闔而錯居。以萬數。而學士大夫之遺戍者。往往出於其間。軍興以來。湘楚人爲多。庚子後。津沽商旅挈累重者。踵係。大都楚人多仕宦。津人大賈。秦人多負販。鎮西廳及迪化府有學額。養校生徒數十人。鎮西之民。皆來自秦隴。厚重多君子。養序之士。祁祁如也。

蓋新疆不禁漢人移殖。視東三省蒙古之爲禁地者不同。故其結果亦異。以此知開拓新地。惟吾族擅有推廣文化之力。滿人無所知也。

清代土地爲前代所未開闢者。曰臺灣。而臺灣亦漢人所闢也。鄭氏據臺灣。設府縣。立學校。興種穀製糖。煮鹽煉瓦之業。清之郡縣臺灣。因鄭氏之制耳。然防禁綦嚴。渡臺者至不許攜眷口。

臺灣志康熙六十年有朱一貴之亂。禁官吏攜眷渡臺。雍正十二年定例。官吏四十無子者始准攜眷往臺灣。乾隆十年許渡臺民攜家。二十年再禁之。二十五年始開禁。

其教化番社者。仍多漢人之功。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灣番社不知所自。昉考四明沈文開筆記。言自海舶飄來。及宋零丁洋師敗遁。此南北諸社熟番。於雍正十二年始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理者教之。其後歲科試童子。亦知文理。有背誦詩易經無訛字者。作字亦有楷法。冠履衣帛如漢人。

嘉慶中姚瑩官臺灣同知。始開闢噶瑪蘭。後爲宜蘭縣光緒中劉銘傳爲巡撫。始改爲行省。開闢利源。駸駸爲

國之外府。

東方兵事紀略。光緒乙酉。中法和議成。建臺灣行省。經營鐵路商輪屯墾。開煤礦。歲入三百萬。

而不十年棄之於日本。惜哉。

(第五章完 全書續登)

文苑

原书空白

還黑石山詩

吳芳吉

戊辰仲春。母校聚奎編修二十年史。某爲兩次入山。留連經月。潤色之暇。時有歌詩。此篇所載三十一首。蓋第一次入山所作也。體雜詞蕪。知多未當。要在表現山中生活之一段耳。

【一】駕言游黑石。黃鵠歸故枝。母喜扶鳩杖。兒喜著春衣。妻喜束衾枕。我爲挈瓶彝。一帆輕送全家走。只差吾父共酣嬉。父在送兒頻。上學兒今長。大又送兒。天乎此恨云何極。江水悠悠我所思。

【二】鶴山坪上春草長。龍門灘下江波響。一灣又一潭。幼年常來往。指點告諸兒。爲我發悽愴。慎勿爲悽愴。兒氣須蒼莽。當時歎苦辛。回首成眞賞。但願兒曹多坎坷。迨到壯年樂無兩。

【三】江曲曲兮路斜斜。菜花黃處見白沙。市樓梯山起。白屋何處家。爲兒就學來遷此。不憚淪城道路賒。典衣供學膳。無尤翻自誇。人言爾子居貧。何不學負販。父言我兒稟厚。未變之龍蛇。嗚呼。海有尾閭。江有汜。欲數親恩那有涯。

【四】孤徑指雲間。松竹明幽影。未覺此舊游。宛然新詩境。廿年往事忽翻騰。明暗參差集。俄頃恨無雙翅。翎一飛凌絕頂。江湖恣覽歷。美麗在初瞬。人間何似故山情。年歲彌深趣彌永。

【五】平橋水滿桐花開。文翁石古長莓苔。疊疊雲梯三百步。鶯聲迎我上天來。雨餘山色淨如揩。松林隱

約見堂階。小池亭子誰人建。三徑垂楊去後栽。聞兒指點羨兒乖。人生如戲偶安排。今日與君爲父子。總角當年那得猜。

【六】入門兩豫章。朱碧參差新舊葉。翳勃雜雲霄。奇峰散千百。我曾戲此蔭。今又蔭行客。人樹交增長。世變已多劫。羣童方罷課。聞聲競來逆。單衣袖露腕。赤足髮垂額。彼此交歎慕。含笑凝脈脈。夕陽送花影。玲瓏上窗格。對此活潑天人姿。憶我英英舊顏色。

【七】上堂拜先師。遺像莊嚴似曩時。何意荒山裏。鄒魯遺風尙見之。聞道兗州猶血戰。園陵輿服被兵欺。生前不覩西周盛。況是萬邦千禩大家醞。釀之亂離六朝運。剝極元魏尊禮儀。清室興索虜。文教統華夷。可憫江南鄉。愿二三子。乃效蚍蜉不自知。

【八】聚奎年少歡迎我。唱個歌兒棠花朵。大家阿弟與阿哥。歡迎外待我。聚奎年少歡迎我。唱個歌兒珍珠顆。今朝女大看娘來。歡迎拘束我。聚奎年少歡迎我。唱個歌兒連環瑣。身似沙間笨駱駝。歡迎急煞我。

【九】春燈高館燦瑤池。滿院花香侵我衣。師友行行坐。吳子夜談詩。一等襟懷。一等識。最難爲恃。天生姿。詩也志所寄。志以禮爲持。詩人卽志士。志有義利詩。淳漓足言足容德之藻。折衷微禮何所期。君看禮經三千例。孰非溫柔敦厚詩教之釋詞。

【十】禮異則從宜。文窮必變體。天行健不息。我詩胡能已。哀彼妄庸人。新舊拘疆理。未識真面目。徒矜創

與擬新者疏不親舊者沈不起安行須正途首除積習靡我愛英人言舊罈盛新醴 (New wine in old bottle)

【十一】今人革命徒紛紛不及詩人革命真飢渴常思期禹稷聲華那屑道桓文不存國與種胡爲黨與軍何物偉人與名士一齊勘破無餘滓但有衆生平等之精神以此覺民萬類親以茲化世風俗淳性能長自在情與日爲新家家和樂明詩教昵昵兒女盡詩人

【十二】我愛聚奎好山水殊靈怪晨夕欣往還中藏兩世界上界鳥翱翔下界石巖巖何以聯兩歡花木嬌百態枕石蔭花間聽鳥鳴林外石意渾多姿鳥跡旋無礙地幽松子落坐久白雲在何須栩栩成地仙且聆葉葉含天籟

【十三】夜半啼鵝鵝月落噪八哥雲開響陽雀天明轉金梭誰家姑惡兒警睡誰家割麥待插禾直到曠曠旭日上齊聲同唱迎日歌羣兒欣起早誦習散林柯書聲與鳥語洋溢遍巖阿邂逅長相暱人鳥意無佗未知法曲與仙樂孰能似此更諧和

【十四】待到日將入衆鳥飛相逐隊隊入林間還歌送日曲絮語復啁啾似云生意足白日事則已良宵喜同宿漸次曲音稀晚餘山更綠羣兒戲未歸花香靜馥鬱書樓見燈火鳥夢知己熟我亦深宵比翼飛飛向長安啄大屋

【十五】排班站兩廊。唱歌上食堂。情急調偏緩。遠聞回鍋香。席前圍立待。將坐手已成。拳瞳出。眶傾耳聽。銀角一響登戰場。師友弟兄都不認。杯盤筋匙只叮噹。飽掠思奏凱。鼓腹何揚揚。口角椒油隨袖抹。驚挺黃鬚三寸長。

【十六】已無片甲還劫灰。知多少。羣犬方得時。爭骨還相齧。雄鷄重愛情。得粒呼姑嫂。母鴨尙斯文。蹣跚太濛倒。鴿子檐前窺。老鴉枝頭吵。可憐黃雀來地面。光如掃。可憐鼠子來。只聞餘香裊。猶有螞蟻飢復飢。冷綠牆脚空尋繞。

【十七】出門西向望。松下有雙塋。塋中吾師友。宿草何青青。與子同聲氣。同氣復同形。奈何秋風早。一翻乃先零。人天哀樂難陳數。吾欲聞過復誰諍。早歲患國亡。今則教已傾。國亡譬身死。教亡使心蕩。羨子地下穆以寧。嗟我艱危獨伶仃。敢將蘇哲語。重譯爲君銘。我今之死所。君自樂所生。生死誰爲美。上帝知其情。

此係蘇格拉底自辯篇 Apology 最末之語。
譯委見本誌第三期該篇第二十五頁。

【十八】九曲池中魚躍。錦鱗日映斑駁。鏗然起處波圈。畫破雲山寂寞。九曲池中魚躍。圓荷葉底潑潑。靜觀不用釣絲。開懷與爾偕樂。九曲池中魚躍。一雙翠鳥窺著。還當化爾貪饜。詩人在此休攬。九曲池中魚躍。離離止亭邊。花落隔花人魚互看。魚情與我誰若。

【十九】函谷石下挺松楸。函谷絕頂看雲浮。傷懷興起西征趣。清早騎驢河水流。河水自悠悠。行人愁更

愁關前新戰罷。關裏骨成邱。攻守年時雙賊子。又儕革命首人儔。參閱本誌第五十九期我欲平天險。盡
作林塘幽。似此函谷供遊賞。但畫國防界四周。

【二十一】登臨又到二郎石。千載秦人留勝跡。傳說二郎坐此間。遺痕至今猶歷歷。江上名灘東海沱。夏水
漲時蛟龍集。大漩沖澗百丈寬。舟人欲渡空垂泣。益州太守故李冰。有子人英神禹匹。矜此行人覆溺多。
患塞橫流安衽席。

【二十二】修鍊復修鍊。鍊成白玉鞭。驅石復驅石。驅石婁山顛。纍纍五百座。蠢蠢行如豨。子夜發黔境。四
鼓棘溪前。五鼓寶峰上。望望近江邊。江神懼兮山神怒。僞作雞鳴報曉天。

【二十三】好月雲常遮。好花風偏妒。好事總多磨。好人昔難做。天曉石僵難再行。陷入林中似活鮒。礮磊
遍原隰。森然熊熊顧。二千年。復講壇。開天與吾儕。讀書處。嗟嗟四海又橫流。無復二郎思砥柱。

【二十四】歸來事事總欣然。鄉里風光異北邊。凍雨過時喧瀑布。青山到頂盡梯田。茅簷低垂地。慈竹茂
朝天。三面可窺家室好。一庭不用柴扉關。雞如駝鳥比人肩。牛角蠻逾救命圈。誰教學來印度俗。幅巾尋
丈滿頭纏。

【二十五】何家店子嵐垓上。黃桷根頭風日曠。小坐看行人。乍喜復惆悵。開口罵爺娘。高語窮淫蕩。遼瀋
方言粗。未如蜀人獷。隔籬鴉片香。簾裏賭聲唱。人間惡事多。一一此齊量。投石下清池。逐層生迴浪。滿池

爲動搖無處著。停相鳴呼下石。彼何人。巴山萬仞無由障。

【二十五】幾處疎籬老圃家。昔年頻與話桑麻。腰間抽奉新煙管。竈口斟來甜水茶。荒僮偏有禮。婚嫁了無他。記得眉梢生黑痣。從前幼女已成媽。天然樂部滿塘蛙。悽惻助人交嘆嗟。軍糧預繳逾十載。北伐何由下三巴。

【二十六】鷹嘴石似鷹嘴。懸巖百丈驢溪水。獨立蒼茫勢欲飛。思入風雲叱神鬼。樹間有鳥啄青蟲。灘頭有獺欺鱸鮪。獵夫打鳥漁捕獺。世間物物相殘毀。一枝棲處殺心伏。一粒可吞強敵委。鄙哉我乃真癡聾。忍住良知賞虛美。

【二十七】徑入松林堡。水喧高洞坳。臨巖一俯視。幽篁百萬梢。攀藤下谷口。亂石比人高。兩山劈面起。翠微入九霄。一水破空來。滿谷聞長號。奔竄各尋路。獰龍一條條。觀此悟文境。半因身世遭。人生庸福如停水。寧及湍流意氣驕。

【二十八】我欲興大學。發願聊於此。謀道與謀食。一齊得所止。田間好講經。山上好讀史。臨水好爲樂。叢陰好習禮。且復伴漁樵。且復躬耒耜。且復披簑笠。且復餐茶薺。爲作處士風。庶挽流俗靡。此願入雲間。會合天人喜。此願入夢間。參差樓閣起。此願入世間。洋溢絃歌繼。盡人在野有。儒行終老吾。生爲學子。

【二十九】游游游。游到驢溪最上頭。兩邊篁竹開紗幔。一道瀑泉綴玉旒。溪山欣有待。吾責應無休。兵車

南。北。苦。爭。戰。獨。樂。生。涯。實。苟。儉。萬。事。從。心。真。計。較。世。間。那。有。己。私。求。念。此。廢。然。思。返。路。豈。容。汗。漫。等。浮。漚。
【三十】天。上。珠。簾。下。垂。地。蟾。魚。洞。瀑。多。嬌。意。未。到。潭。心。已。化。煙。龍。沾。襟。袖。迷。濛。細。朝。映。松。杉。青。暮。著。夕。陽。
麗。神。隨。歲。節。新。色。共。山。容。備。芳。姿。殊。絕。俗。陰。谷。爾。遺。棄。到。海。終。有。時。非。復。此。清。冽。此。意。我。知。且。暫。離。譁。然。
處。士。方。橫。議。

【三十一】志。士。不。偷。閒。壯。夫。不。畏。艱。我。生。無。暴。棄。先。自。道。平。安。伯。仲。勿。憂。我。去。住。理。一。般。童。稚。勿。憂。我。甘。
載。復。來。還。衆。鳥。勿。憂。我。回。翔。天。地。寬。黑。石。勿。憂。我。此。心。與。爾。堅。茲。游。真。適。意。來。日。誠。大。難。講。學。時。多。諱。爲。
師。人。所。患。要。存。吾。性。直。中。直。不。管。世。途。彎。復。彎。

近代中國留學史

舒新城編 一冊 一元四角

派遣留學生赴西洋日大留學，爲中國近代史上一大事件；中國今日一切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藝等，幾無一不受留學生之支配。著者費數年心力，搜集資料，排比事實，將中國近六十年來之留學史，作一系統的紀載，結論更表示個人對於今後留學問題之竟見，實教育書籍中一極有價值之創作。

中華書局發行

書(1298)

清代婦女文學史

梁乙真編 王蘊章閱 精裝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承接謝編中國婦女文學史後，專述清代婦女文學，材料搜羅極富。舉凡漢滿閩閩名媛、娼門女冠、以及難女丐婦，都三百餘人；其文學有價值者，無不收輯。敘述極有系統，其中提倡婦女文學之中堅人物，如王漁洋袁隨園方正齋阮芸臺陳頤道等，各按時代，條舉件繫，尤爲大觀。此外婦女文學家之有詩而無史者，或其生平年代不甚顯著者，亦無不旁搜博採，末更附清代婦女著作家表及人名索隱表，以便讀者參攷檢查。

謝 中國婦女文學史 一冊 一元四角

先 中國大文學史 一冊 三元

編 中國六大文豪 一冊 一元八角

中華書局發行

書(1273)

弗堂丁卯詞

姚華

蝶戀花 上巳社園禊集

年年風光三月好。俊約初三。檢點芳樽了。蘆根凍解波文小。碧絲惹夢憐燕草。今年二月慳晴昊。寒食清明。隔日催清曉。初五日 暖入佳辰杯泛沼。酡顏轉惜寒松老。

點絳脣 和朱希真韻。題陳孟羣畫。

竹淚斑斑。灑向閑花草。雙薇競巧。畫作紫薇黃薔薇 妒煞湘娥老。顏色無多。知是驩娛少。嬉仍好。畫中楊妹。押

印何須倒。

減字木蘭花 七夕。詠牽牛花。

銀河漸曙。脈脈似曾花欲語。天上人間。占斷秋光又一年。天孫應妒。怪得尋郎無去處。一謫人家。爭教。羈繫幻成花。

鷓鴣天 和倬齋四首。次韻。

其一

宿魄淒清夢也愁。林花無賴溷青邱。琴邊看鬢人曾妒。不信春風有白頭。憐日暮。等雲游。二分談笑酒。

樽收。巴僮。楚女。仍歌舞。零亂斜陽。賽武侯。

其二

春去春來不可名。潮生潮落打空城。東風一半誰輸了。夢裏梅花笛未橫。春漸覺。夢頻驚。詞場重按酒中兵。十分春是梅和雪。纔罷南枝一段爭。

其三

高會軒然水起波。廬山靈秘更巍峨。石淙千丈清秋寂。楓葉一林晚眺多。和月舞。倚雲歌。紅情圍坐醉陂陀。酒闌燈燼成湘夢。天上疎星欲渡河。

其四

天后靈旗海上祠。頻年罷賽已堪悲。樓船來去知誰主。繞樹飢烏近亦稀。哀渚雁。悼江籬。琉璃四照水天圍。錢塘潮退知秋老。多少回航晚載歸。

減字木蘭花 雁來紅。隱括黃太冲賦。

紅鷗哭。旦忽爾。緞光教日。換萎挹。堪憐根老無花。尙取妍。酸心媚。葉相對。吟蛩來病蝶。宛轉西風。修士聲名頓撼中。

減字木蘭花 牽牛花扇。以江南豆汁寫之。

天孫獨處未識人間拘絆苦莫唱郎郎在裁雲織錦裳吾鄉呼牽牛花曰打破盤。請坐地。兒童喜唱之。以牽郎郎暗中迤。逗滿地相思南國豆紅淚因風灑向天河路可通。

鷓鴣天 晚香玉菊花雙供

伏卉獨留最後枝。籬邊寒蕊已當時。移來並作山齋供。金玉爲緣亦是奇。香未減。露方滋。砂壺茗盃最相宜。秋長林下遲霜信。炎夢依稀似欲迴。

浣溪沙

重九日因病不出。畫登高小景題此。

病裏重陽又一年。朝光暮靄畫中天。有人似我碧雲巔。北地黃花秋較晚。西風紅葉墨爭妍。亂時鷄犬更誰憐。奉晉已開戰聲

齊天樂

重陽采江南豆取汁作雁來紅。因賦和清真韻。

秋風粧盡春紅影。爭知雁來偏晚。冷月穿籬。斜陽掠地。時節并刀偷翦。柴扉更掩。正寒菊初華。小庭涼簟好趁。酡顏未頹。閒筆注吟卷。江南紅豆任采。似肝腸滴瀝。相思無限。老夢留人。鄉心怯信。情到姿隨勢轉。湖湘路遠。藉露橘霜。澄筍苞同薦。又是重陽菜囊。教替飲。

滿宮花

鯉門以四十之年。舉千秋之慶。預圖十事。藉寫半生。余已分繪其二。復以外孫之句。徵及老婦之吟。自念病廢逾載。聲調久疏。便欲擱筆。惟是桑海數更。舊人益少。不無係懷。因酬高唱。

歲翻新人似舊。一盞聊爲君壽。前塵何事上心頭。枉負綠楊時候。夢堪圖。絲待繡。強仕年華天富。須吟。

徽古殿松風是井水。教吹皺。原題天壇草廬圖。卒章云。松風古殿鎖蒼苔。

八擬步韻

(一)減字木蘭花六一留春不住

春和態住。春去教愁無去處。來去由春老却。長安更幾人。黃金雖好。爭似春宵人一笑。猶是年時。葉底芳樽。頭上枝。原詞空折枝。用平聲。

(二)少年遊 屯田參差烟樹灞陵橋

灞陵西去古時橋。煙柳畫唐朝。攀條欲盡。問春何許。無復小蠻腰。蒼波裊弄斜陽影。秋色漸寒。皋去也。臨歧留聲。淒處。嗚咽起雙橈。

(三)武陵春小山綠蕙紅蘭

繞屋吟花清興發。寫葉送寒流。時節重陽風雨秋。端不替花愁。秋英滿地金如散。梁苑舊時遊。醉了重簪影。壓頭香裏說中州。

(四)海棠春 淮海流鶯窗外啼聲巧

啼鶯似學歌喉巧。正睡裏。一聲聽覺。風細繡簾闌。押動晴絲裊。閣籤幾度聲催報。意自警。看花趁早。觸手玉筍寒。覽鏡醒紅少。

(五) 天仙子 子野水調數聲持酒聽

扶醉聽歌如未聽。借酒澆愁難更醒。傷春長是意迷離。嫌曉鏡。怯生景。事過燈來成憶省。臥月沙禽相
並。暝池皺。星搖波。萬影重簾深處。不關花人語。定鐘聲。靜。回耐無情風掃徑。

(六) 好事近 東坡湖上雨晴時

疏柳散淒煙。波澹夕陽明。湖上晚來秋霽。闌青山如髮。白蘋風裏水生涼。簫聲喚明月。醉穩一舟誰
畫。認頰顏奇兀。

(七) 感皇恩 東山蘭芷滿汀洲

草色趁晴烟。平隄沙路。望裏淩波步。回顧。洵波何託。慙蹙纖眉如語。履痕兜舞絮。爭春渡。仙洞再來花
迷名數。腸斷深深戶。開處。午陰綠慘。似做晚天梅雨。落花難說與。黃昏去。步戶用調此
東山所獨。

(八) 醉花陰 漱玉薄雲濃霧愁永晝

香燼簾閒消白晝。門掩金鋪獸。清酸薦黃花。連日霜晴。乍冷心先透。秋風病骨初吟後。似藥香沾袖。人
意不如花。籬外青山也到。秋來瘦。

千秋歲

題藏山草堂圖。爲
主人壽。六一體。

藏身一壑。預與梅花約。他年待訪林逋宅。未成湖上隱。先養山中鶴。趁京國。梅邊酒暖呼春酌。且領清

閒樂更做公孫閣。歸歟興。姑休託。吟事催青鳥。鄉夢關紅萼。殘臂在。為君造墅圖林薄。

減字木蘭花

涼秋又老。賸葉殘柯無多少。烟水初寒。人在明明瑟瑟間。瀟湘天渺。入望蕭疏餘翠篠。江上峰青。水閣黃昏欲上燈。

謝池春慢

岱宗堂前新植梅。含苞向坼。冬至賦。用子野綠牆重院韻。

淺寒庭館。年光晚。無人到。凍雪護犁痕。種萼凌冬。曉消息春潛覺。料度花非少。有無間。看轉渺。晝淒烟暝。依約成冰照。陽生瑄應。含意似湖濱。道為念臨風。影生怯巡簷。笑逗夢青禽。弱試歷紅兒小。初英綻。吟事了。留邊闌檻。暝吹江南調。

好事近

內子生辰。李會廉自斐島畫梅見寄。因題。

海外一枝春。猶作西湖寒碧。正及璇閨人壽。接瓊花瑤席。岱堂雙樹綺窗前。初英簇紅萼。喜入孟光眉案。更林家鳴鶴。

減字木蘭花

見綴玉山茶蠟梅扇賦

岱堂深處。一話經年生憶汝。又到梅時。喜見山茶扇底枝。秀才風味。淺墨輕紅都雅致。數點宮黃。脫手如聞露蜜香。

減字木蘭花

廐中畜鳥。騅，俊物也。服駕二十年，遂已老去。且置閒散，意待其盡而瘞之，不沒其勤也。家人斬飼食，及予病臥，斥去，而以死聞。今年矣。賦此追惜之。

當年。轅下神駿。無人堪並。駕爾不嘶。風我亦蒼顏。偃蹇中。千金有限。何況燕臺人已遠。一曲虞兮應似。烏騅憎老時。憎字用平聲。效六一。

念奴嬌

用平韻。題松梅畫幅。丁卯小寒時。憲戊辰初月也。

江山沈寂。正年光初轉。又起潛龍黯黯。遙天雲欲凝。煙闊濤定無風。忽奮蒼髯。掀騰雪海。鱗爪或西東。未升先見。待時身寄長松。身邊苔蝕花青。梅粧玉艷。透春色。猩紅畫下。靈旗仙仗。肅神物。天矯相從。世變滄塵。谷分寒暄。此事效天公。月明深夜。料應來鶴。從容。

漢宮春

蠟梅。和子野。並譜四聲。子野詞收梅苑。

香鎖纖英。道江梅標格。同譜堪評。丹爐罷煉。數枝融蠟。初成嬌黃。蘸水做道粧淺色。衣輕教錯見。花參酒入。清芬欲引。朝醒遙憐。桂馨無聲。但情芳意蜜。偷遞春程。殘寒漏月。二分笛裏。江城丁香。嫁了怕暗中。雨結愁深。雲外影誰傳。信使青禽翼。渺參橫。京師盆景皆以丁結。接木。故有緣了之語。